

费 城

文 / [美国] 罗恩·奈斯旺内尔

译 / 杜紫微 校 / 吉小倩

1992年9月21日

淡入:

丰富多彩的费城街景(外景/清晨)

这些街景包括费城独立厅的大钟,意大利市场,特拉华斯库黑尔河沿岸景色,独立广场,俄罗斯东正教教区,费城北部犹太人聚居区。伴随一幅幅街景,依次播放主要演职员表,一直到切入下一个镜头——

气势恢宏的费城市政厅(外景/清晨)

字幕:“费城市政厅”

市政公务员、法官、警察、律师、罪犯、观光客,形形色色的人流涌入市政厅,两层高的旧楼(内景一白天)。

年轻律师詹姆·柯林斯,夹着一摞文件,仿佛夹着一个足球,急速穿过人群。

詹姆用胳膊肘开路,费力地穿过日本旅行团的人群。

他一溜小跑,大步跨上大理石阶梯。

(切换)

詹姆沿着三楼的走廊拼命向前跑,脚步慌乱。

他朝一扇标有“塔特法官”的门冲过去。

塔特法官房间内传来逐渐升高的声

音——

乔·米勒(画外):这座建筑所在的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产生致命伤害。

安德鲁·贝克特(画外):我的客户有着最好的最令人尊敬的安全从业记录,大人。

詹姆猛地推开门,画面显示出两位律师(背对摄影机)站在贾奇·塔特法官的面前:安德鲁·贝克特(身着保守的暗色西装)和乔·米勒(身着细条纹西装)。

塔特法官:一个一个说。米勒先生?

乔:法官先生,自从洛克威尔公司在此开工以来,周围的居民就被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污浊的气味、细菌,还有致命的尘埃。我的当事人每天被迫吸入已被确认的致癌物质!居民们怒不可遏!

安德鲁:法官先生,我认为,在法律顾问上门推销生意之前,从未出现任何抱怨。所谓尘埃,只在三种情况下出现。每一次都被检测过,结果显示——

安德鲁朝背后摆手示意。詹姆塞给他一份文件。

安德鲁(接着说):石灰石。虽然脏,但是无毒无害。

安德鲁把报告递交给法官。

乔: 无毒无害?

安德鲁: 韦氏大辞典把它定义为无害的。

乔: 我明白你的意思。法官先生, 想像一下住在附近的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摩天大楼一天天增高, 这件献给人类贪欲的礼物, “砰砰”的敲击声不绝于耳, 给人们的生活投下巨大的阴影, 正如那有毒的扬尘包围着孩子们, 他们见不到阳光, 而他们的肺受到毒害, 这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然而这却被法律顾问称为无害?!

安德鲁迅疾转过身去, 背朝法官, 对詹姆悄声说: “干得不错。”随即转回身来, 义正辞严地说——

安德鲁: 法官先生, 法律顾问试图把我的当事人描绘成一个骇人听闻的邪恶与堕落的化身。但是, 远离事实, 一切都是空谈。洛克威尔已经给这个社区的学校、医院和青年中心慷慨捐献了一万美元! 禁止在该地区建筑施工将使数以百计的费城市民失业, 并意味着承认这些令人鄙视的无稽之谈, 而今天这些直指贪欲与背叛的谎言将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结构!

塔特法官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两位律师。

塔特法官: 先生们, 我们, 都不要走极端。我想, 我们打算谈论的是扬尘。

(切入)

一个拄拐杖的男人蹒跚地进入法院的电梯, 安德鲁和乔也走进电梯, 三个人挤在一起(内景/白天)。

电梯门一关上, 安德鲁就掏出微型录音机做记录, 站在另一头的乔, 做着同样的事情。

安德鲁: ……原告希望禁止被告继续不恰当地使用商业名称……

乔: ……此前存有令死者患哮喘病的因素, 因过多进行循环治疗而导致死亡。

安德鲁和乔同时停止录音, 彼此看了看……

接着, 转身面向各自的角落, 寻求一个私密空间。

安德鲁(继续录音): ……如果没有原告的允许和授权……

乔(继续录音): ……原告寻求救助……

持续的“嘟嘟”声, 安德鲁和乔同时掏出手机。

彼此看了一眼——谁的电话响?

安德鲁: 你的。

安德鲁继续录音。

乔: 是我的。(接电话) 我是米勒。

电梯门开了, 安德鲁从拄拐杖的那个男人身边轻轻掠过, 对乔说——

安德鲁: 你的客户?

乔: 开玩笑。

安德鲁匆匆下了电梯。乔稍愣了片刻, 接着, 追上拄拐杖的那个人——

乔(继续): 能打扰一下吗, 先生? 哟!

(切换)

安德鲁走出市政厅, 汇入戴尔沃司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外景/白天)。

……他冲上街道, 拦了辆出租车。

(切换)

出租车驶向坐落在住宅区的一座褐色沙石建筑, 安德鲁忙乱着, 往文件夹里塞纸(外景/白天)……

安德鲁奔向一扇标有“罗伯塔·吉尔曼医生, 内科”字样的门。

走出来一个年轻的黄皮肤男人, 用棉球捂着臂弯处。

(切换)

响起古典音乐(内景/白天)

……摇镜头全景拍摄诊室里的病人(大部分是年轻的男性), 他们在一间气氛快乐

的房间内……有的病人,比如一个联邦快递的速递员,在进行静脉点滴,有的坐在那里伸着胳膊,等待泰隆——一个黑人医师,帮他们挂上静脉注射药瓶。

镜头里出现安德鲁,安静地坐在一边,胳膊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头戴随身听的耳机,听着古典音乐。他在看一份法律文件。房间里的大多数人,看上去都比安德鲁更显病态。

在古典音乐的背景中,仍能听到人们的对话(尽管主声道是古典音乐)——

泰隆(抓起病人消瘦的手腕):宝贝,看来得在脚上找血管了。

罗伯塔·吉尔曼医生,穿过人群——

吉尔曼医生:安迪,走之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安德鲁:好的。

安德鲁有些心烦意乱,他看到对面的一个西班牙男子,卷着衣袖准备静脉注射——他裸露的手臂、双手、脸和脖子上长着显眼的紫色斑点。

安德鲁闭上双眼,集中精力听了会儿音乐……很快又投入到工作中。(切换)

安德鲁匆匆忙忙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外景/白天)。(切换)

安德鲁跳出出租车,面前是费城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正是快下班的时候(外景/白天)……

安德鲁推开玻璃门,走进豪华舒适的“惠勒大厦”,从下班回家的人潮中穿过。

(切换)

安西娅·伯顿,黑人,是一名律师的助手,她领着一位年轻的黑人法律业务员(穿西装,系领带)朝通向“怀恩特·惠勒、海尔曼·泰特洛和布朗法律事务所”办公室的电梯走去(内景/白天)……

安西娅:……关于税款,在14层,还有,

快点回来,这边需要你。

安德鲁旋风一样走出电梯,冲着安西娅露出迷人的微笑。他们一同沿着走廊向前大步走去。

安德鲁:正想找你,迷人的律师助理。

安西娅(友好地):我知道你的意思,回答是“不”。晚上我有课。找别人吧,自从你让……

他们从一个满头银发的合伙人身边经过,他是肯尼思·基尔科因。

基尔科因:安迪,洛克威尔那事干得不错。漂亮。

安德鲁:谢谢,基尔科因。(对安西娅)你的分数!

安西娅:谢谢!98分。我想……

安德鲁:98分?!98分!

安德鲁来到秘书办公室。秘书谢尔比欣喜万分,塞给他一堆文件。

谢尔比:电话会议准备好了,已经开始点名。这里有一份协议,简明复印件在你桌上。还要我做什么吗?

安德鲁:不需要了。很好,谢谢,谢尔比。(看看手表)6:30了,回家吧。

安德鲁从另一名准备回家的同事面前经过,她是拉切尔·斯米洛。

安德鲁(继续):拉切尔。

拉切尔:我要迟到了,我必须去课外辅导班接艾米,但我想跟你谈谈关于汉森的那件事。

安德鲁:再说吧,我会跟你谈的。对了,告诉艾米,我喜欢她的画,我把它挂在墙上了。

安德鲁直奔办公室而去。(切换)

安德鲁进入他的办公室,用脚把门关上(内景/白天)……

……把文件放到桌子上,他翻阅浏览文件。

……他欣赏着贴在墙上的一幅儿童画作。

……他按下桌上电话的免提键。

银幕上分成两幅画面,另一幅画面上是远程电话会议的技术操作员——

操作员:……克伦·哈克劳,可以接通劳埃德管理公司的画面吗?

银幕上有三幅画面:安德鲁、操作员和克伦·哈克劳(一个精明的加利福尼亚律师)。

哈克劳:接通。

操作员继续点名,屏幕上哈克劳的画面换成办公室内一组围坐在一起的律师(大都是男性白领),同时,在展现安德鲁的那部分画面上——

安德鲁用另一部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操作员:安德鲁·贝克特,可以接通桑德斯国际公司了吗?

安德鲁按下电话会议的按键——

安德鲁:接通。

多画面的银幕上又加入了莎拉·贝克特的画面,一位60来岁的美国女人,她是安德鲁的母亲,正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用手机接电话——

莎拉:喂?

安德鲁:妈妈,是我。

在展现众多律师的那一部分画面上,会议开始进行(在安德鲁与母亲对话时,伴随着律师们的会议发言)。

莎拉:安迪!真让人高兴,你好吗,宝贝?

安德鲁:我很好。

莎拉:吉尔曼医生怎么说?

安德鲁:等一下,妈妈。(按下电话会议的按键)我的当事人无法配合。

哈克劳:这是谁?

安德鲁:安德鲁·贝克特。你好,克伦。

很抱歉打断你们……

他结束了在电话会议上的发言,继续与妈妈通话(抬头看了看门是否关严)——

安德鲁(继续):吉尔曼说我的情况不错,血液机能很好。T细胞数量增多了,等一下。(接电话会议)对,我想那样的话,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与妈妈对话)我的血小板情况也不错。

莎拉:又在开电话会议吗?我讨厌你老让我等着。

切入安德鲁的笑声。

深夜时分惠勒大厦上空的月亮(外景)

字幕:“凌晨一点半”(切入)

安德鲁在公司图书馆工作(内景/晚上)

安德鲁的双手快速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看来需要一本参考书,他坐在旋转椅上向后退去,离开电脑,打开一本参考书,从中餐盒里抓了点吃的。

安德鲁正用筷子吃着炒青豆,他发现了相关的资料——

安德鲁:哈哈!就是它!(嚼着青豆)伦特沃斯诉宾夕法尼亚案……上诉法院维持陪审团对于使用预期经济关系进行不正当干涉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

一个人的身影映在安德鲁的背上。他并没有注意到。

另一个角度拍摄:两个男人的侧影。沃尔特·肯顿——

肯顿:瞧瞧这该死的家伙,他怎么没感觉。

安德鲁的手指仍在敲击键盘——

安德鲁:沃尔特。

第二个男人向前走了几步,侧影清晰起来。他是鲍伯·塞德曼。他和肯顿都穿着常礼服。

塞德曼:我们打扰你了吧,安迪?

安德鲁: 总之, 鲍伯……

塞德曼: 查理就在我身后。

出现了另一个人的侧影。这个人的样子有些让人感到恐怖。

安德鲁突然转身面对他们——

安德鲁: 我正想歇一会儿。晚上好, 查理。

查理·惠勒, 身着常礼服, 仍然站在阴影里——

惠勒: 安迪? 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面无表情地) 我今晚想解雇一个人。

安德鲁一只手臂搭在塞德曼的肩上——

安德鲁: 我们以后会想你的, 鲍伯。

(切入笑声)

接待区(内景/晚上)

安德鲁所在的那层昏暗安静的楼层上, 一个送达美乐比萨的男子, 正等待保安的安全检查。他看到——

塞德曼、肯顿和安德鲁跟在查理·惠勒的身后, 走上铺着地毯的宽阔的楼梯。惠勒停在一阶楼梯上, 他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切入)

一盒雪茄从这个人的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内景/晚上)

塞德曼: 查理, 安迪对克隆纳斯公司的情况很感兴趣。是吧, 安迪?

律师们聚在惠勒气派、宽敞的办公室内。整个办公室视野开阔, 可以远眺看到费城的尽头。

安德鲁: 是的, 先生, 我对诉讼双方的命运很感兴趣。

惠勒、肯顿和塞德曼继续做着男人们吸雪茄之前的礼仪性准备:

用铜夹子把雪茄根部夹碎, 放进嘴里沾湿, 卷好, 再在唇间来回滑动。

安德鲁拿着一支烟, 看起来并不打算吸。他的眼神闪烁着光芒。

惠勒斜靠在椅背上, 啜着白兰地, 异常高兴地喷云吐雾。

肯顿: 查理, 坐在王位上的滋味不错吧?

惠勒: 当国王早就不时尚了。我更想被当成一个慈善的暴君。(提醒安德鲁) 这是反垄断诉讼。

安德鲁: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查理。巨型系统新软件拷贝是最有名的克隆



纳斯电子制表基础软件程序的基础。如果允许出售,那么,克隆纳斯电子制表软件拷贝就会在交易之外被抛售。我认为,相关的法律原则是侵犯版权。

惠勒:平心而论,巨型系统的主席比尔·莱特是我私人密友。在这件事上,安迪,你倾向于哪一边?当然,不要把我和比尔的私人关系考虑在内。

安德鲁清楚这是对他的考验。而这正中他下怀——

安德鲁:对不起,查理,可是……

灯光落在安德鲁脸上,他现出烦乱的神情。

安德鲁(继续):我希望赢家是克隆纳斯。

沃尔特·肯顿刚刚移动了一盏灯,落在安德鲁脸上的灯光让这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淡紫色的斑点,约有四分之一硬币大小,很像我们在安德鲁的医生那里见过的那个西班牙病人身上的斑点。

肯顿:为什么,贝克特?

安德鲁:因为他们有赢的资本,沃尔特。

安德鲁抬起手,发觉头发被拨弄到后面,那个斑点露了出来。

他站起身,漫不经心地梳理了一下头发,盖住了那个斑点。

安德鲁(继续):如果巨型系统公司赢,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公司就会被毁灭掉,有五千个美国人会失业。而且,版权法和反垄断法正是为了对付巨型系统这类烂公司才颁布的。

塞德曼:安迪,你知道谁是克隆纳斯公司的代表吗?

安德鲁:贝尔·布莱克曼。

惠勒:听着,安迪。就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大约8:05,一吃过晚饭,克隆纳斯公司的代表就是“怀恩特·惠勒、海尔曼·泰特洛

和布朗”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级合伙人安德鲁·贝克特。

话音未落,安德鲁就握紧拳头做了个胜利表示。

安德鲁:太好了!

塞德曼:你得全力以赴,安迪,我们面对的是有时效性的法规。

一个身穿衬衣的合伙律师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合伙律师:第四线上东京的电话,鲍伯。

塞德曼:好极了。抱歉了,各位。(拿起电话话筒,说日语)你好。承蒙关照。谢谢。

安德鲁向沃尔特·肯顿伸出手——

安德鲁:谢谢你,沃尔特。

肯顿:你前额上是什么?

安德鲁:打壁球弄伤了。(握住惠勒的手)非常感激你对我的信任。

惠勒:信任,安迪,是对那些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来说的。在这件事上,信任这个词不适用。(拍了拍安迪的肩膀)回家吧,我是说,回去工作。

安德鲁和惠勒亲密地相互注视了片刻——

安德鲁(感情热烈,语音轻柔地):谢谢,查理。

惠勒(父亲般地):不必这样。

安德鲁面带笑容离开了办公室。

镜头推向惠勒、肯顿,他们若有所思……

(继续切换)

安德鲁走在空空的走廊上,他已离开惠勒办公室一段距离了(内景/晚上)……

……安德鲁充满喜悦地跳着舞步转了一个圈,像足球运动员获得底线得分一样,跑起来,无声地对自己大叫道:“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一阵叮当的金属声打断了安德鲁:海林娜,一个保洁工,正在倒空垃圾罐。她看到

了安德鲁的舞蹈,忍不住笑起来。

安德鲁衔起那支没有点燃的雪茄,冲海林娜眨眨眼睛——

安德鲁(调皮地,模仿中世纪的腔调):
坐在王位上的感觉真不错。(切换)

居民楼,安德鲁的住所(外景/白天)

字幕:“十天以后”

安德鲁面部特写,脸上有四个明显的斑点(在安德鲁的住所内——内景/白天)。

这是镜中映出的他的面孔。那四个斑点,从一角硬币大小到半个一圆硬币大小。他的样子很糟糕。

一个年轻黑人妇女正在往他脸上涂化妆品,试图掩盖住那些斑点。她是安德鲁的朋友钱德拉。

钱德拉(画外):你得把粉底尽量涂匀,安迪,不能弄得像是用勺子抹上去的。

安德鲁(画外):噢,噢。

镜头拉开,我们看到,安德鲁坐在他住所内的桌旁,脖子上缠了条毛巾,防止化妆品弄脏衬衫。

钱德拉在另一个叫艾伦的朋友的指导下,轻柔地给安德鲁涂化妆品。(安德鲁的住所俨然变成了一个律师的战地指挥所:书和文件之类的物品堆积如山)还有一个朋友,布鲁诺,坐在角落里,不断调换着电视频道。

钱德拉:好了,你自己试试。

安德鲁试着把化妆品涂在脸上。

安德鲁:钱德拉,你不觉得这个颜色对我来说有点太黄了?

钱德拉:塔西提古铜色最适合受伤的皮肤了。

艾伦:就当是刚从阿鲁巴岛回来。

镜头掠过安德鲁住所里的工作区:电脑桌、电脑,传真机正收到一份传真——

布鲁诺:我来拿。

布鲁诺嚼着苹果,从传真机上取下传真,走到安德鲁这边,递给他。

安德鲁(迅速浏览):谢谢,布鲁诺。(对艾伦和钱德拉)我四天没去办公室了。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去了海滩。(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好了,看看这样子如何。

安德鲁戴上一副玳瑁框的大眼镜,以便遮盖那些斑点。

安德鲁(继续):都遮住了,不是吗?你们觉得怎么样?

钱德拉:你知道这副样子像谁吗,安迪?就是那部电影里的那个演员。不是患孤独症的那个,也不是在肥皂剧里打扮成女人的那个。

艾伦:达斯汀·霍夫曼。

安德鲁(惊讶状):妓女!

布鲁诺:对。

钱德拉:要不试试浅埃及色?

安德鲁突然紧抓胸口,向后退去。

钱德拉:(继续)怎么了?

安德鲁(显然很痛苦):失陪!

安德鲁几乎跑着离开房间。

钱德拉:跟我表兄弗莱德一样。

镜头对准钱德拉、艾伦和布鲁诺。传来洗手间房门被用力关上的声音。

布鲁诺穿过房间,敲洗手间的门——

布鲁诺:没事吧,安迪?(继续切换)

安德鲁紧绷的脸,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内景/白天)。

安德鲁头靠着墙,满脸是汗。仿佛经历了一场火灾,现在他希望一切都过去了。

安德鲁:我想我得去医院。(切换)

麦圭尔·阿尔瓦雷斯匆忙地沿着云杉大道向前跑,穿过交通堵塞的第十一街,跑向杰弗逊医院(外景/白天)。

他冲上通往紧急入口的斜坡。

(切换)

麦圭尔推开玻璃门,进入忙乱的急救室(内景/白天),四处寻找。

安德鲁坐在轮床上,刚抽过血,他按着胳膊上的棉球,肩膀上披了条毯子,因为怕冷。

钱德拉和布鲁诺在安德鲁身边等候着。他们匆匆拥抱麦圭尔和安德鲁,然后祝福、道别——

安德鲁:谢谢你们。

麦圭尔:谢谢你们。

麦圭尔拥抱着安德鲁。

安德鲁:吉尔曼今天不在。我让她休一天假,她真的这么做了,你能相信吗?你的课有人代你上吗?

麦圭尔摸了一下安德鲁的前额,看他是否发烧。

麦圭尔:别担心那些了。他们抽血了?是取样吗?

安德鲁拿着一个空的血样杯——

安德鲁:你怎么不检查一下?

麦圭尔:我说了,别担心那些。

他轻轻地吻了吻安德鲁汗津津的前额——

麦圭尔(继续):你在发烧,宝贝。

安德鲁再也坚持不住了,眼里涌出泪水——

安德鲁:我几乎都来不及去洗手间,麦圭尔。在大家面前,我几乎失去控制。

麦圭尔(抱紧他):那又怎么样?没什么丢人的。你不用不好意思,好吗?

安德鲁重新振作起来,擦掉眼泪。

他的情绪再次失去控制——

安德鲁:等等,喂。

安德鲁叫住了一个匆忙经过的实习医生,那实习医生的白衣上沾着血。

实习医生:贝克特先生,很对不起。

安德鲁:我的血还没有化验结果吗?

实习医生:正在等结果。

麦圭尔打开一个小本子,做着记录。

实习医生:我是说,我准备给您做结肠镜检查,以便观察里面的情况。

安德鲁:听起来情况不错。

麦圭尔:为什么要做这项检查?

实习医生:你是谁?

麦圭尔:你是谁?医生?

安德鲁:这是我的同伴,我们总是一起来医院。对他没什么好隐瞒的。

实习医生:我是克莱斯丁医生。(对安德鲁)这项检查不会让人感到愉快的,不过,要是肿瘤导致的腹泻,我们马上就能检查出来。

麦圭尔:可能是寄生虫,感染了……

安德鲁:是抗艾滋病药物的副作用?

克莱斯丁:也有可能,但是——

麦圭尔:等把其他可能排除掉再做让人痛苦的结肠检查。

实习医生:我正在努力帮你的同伴。你又不是他的直系亲属,我完全可以让你离开急诊室。

安德鲁(对实习医生):他很难过,请原谅他。

麦圭尔:不用你替我道歉。

安德鲁:他没有对不起你,可以了吧。(外交口吻)干吗不去看看我的验血结果呢?我还得再取一次血,我肯定医院的伙食大有帮助。或者,到那时候,医生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出院了。好吗?都开心了吧?

实习医生:好的。我去实验室看看验血结果。

麦圭尔(对实习医生):对不起。

实习医生离开他们。安德鲁的传呼机响起来。

安德鲁:第三次呼我了。最好给办公室回个电话。(向麦圭尔微笑)放松点,好吗?

麦圭尔:我很放松。

安德鲁蹒跚着走向投币公用电话,电话在会客室的外边。有几个疲倦的病人家属在那里看电视。

安德鲁投进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

乔·米勒的声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某个人……”

从安德鲁的视角拍摄电视画面:电视上是乔·米勒,正在说“疏忽、玩忽职守、车祸”等等,背景有许多伤残当事人的照片。

乔(继续):“由于别人的过失而受到伤害的人,也有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

安德鲁笑了笑。接着,他的电话接通了。

安德鲁:是谢尔比吗?是我,詹姆传呼我……哦,好,好,不要激动,让詹姆接电话。

(交叉切换)

詹姆·柯林斯坐在安德鲁的书桌前(内景/白天),安德鲁的内线电话一响,詹姆就抓起话筒。

詹姆(疯狂地):安迪?!真是一场灾难!我们找不到你修正后的克隆纳斯的起诉文本了!

安德鲁:别着急,詹姆,看在上帝的份上!

詹姆:我去文字处理部取修正后的文本,可他们说你没有发过来修正本。我告诉他们你在家修改,而且——

安德鲁忘记了身体上的病痛,这情况太重要了——

安德鲁:我昨天晚上就把它带过来了,大约午夜时分。在我的电脑里……

詹姆:放在哪个文件夹了?

詹姆的手指放到安德鲁电脑的键盘上。

安德鲁:K-R-Q-1

詹姆敲入文件名。

安德鲁(继续):詹姆,我不得不提一句,

我们的诉讼是有时间限制的,(看手表)只剩75分钟。

詹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显示屏。

詹姆:不在这里,安迪。

安德鲁闭上双眼。他不敢相信这件事。

安德鲁:你去文字处理部,告诉那些杂种,他们最好把起诉书拿出来,现在就拿出来!否则,他们全得完蛋!你告诉他们,是我说的!

安德鲁狠狠地扣上电话。

他稍停了片刻,深吸了口气,对自己——

安德鲁(继续):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所有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稍稍平静下来后,安德鲁返回轮床,穿上T恤——

安德鲁(继续):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麦圭尔端着从小卖部买的茶走过来。

麦圭尔:怎么穿成这样?

安德鲁:你不会喜欢我这么做的。笑笑。

安德鲁抱住麦圭尔——

安德鲁(继续):谢谢你从学校来看我(向后退,穿上夹克衫)我会回来的,一个小时后。

麦圭尔:你要去办公室?

安德鲁:你没有笑。

安德鲁向出口冲过去。

麦圭尔:你打算离开医院?你要这副样子去办公室?你发什么神经?

安德鲁:就一个小时!

麦圭尔:安迪!

安德鲁:我发誓! (继续切换)

安德鲁冲上大街,拦出租车(外景/白天)。 (切换)

惠勒大厦前,安德鲁钻出出租车,朝大

厦入口走去(外景/白天),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奔向大厦的拐角处。

安德鲁停下脚步,从一个兜售棒球帽的人那里买了一顶帽子。

他沿着一条小道一路小跑,经过些垃圾袋,从车库门进入惠勒大厦。

从高处向下看,安德鲁正顺着防火通道的楼梯往上爬。(切换)

安德鲁到达他的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打开防火门,摘掉棒球帽,脸上露出紫色的斑点(内景/白天)。

他快步向大厅走去。经过一个同事的身边时,他假装抓了抓自己的脸,尽可能装得漫不经心,以便遮住那些斑点。

他快步走过一间办公室,没有理睬安西娅。

安西娅:没想到会见到你……

他钻进自己的办公室。(切换)

秘书谢尔比在安德鲁的办公桌旁,疯狂地翻检文件(内景/白天)。

谢尔比:我一直在找,可是……

安德鲁:给收发室打电话,找人来帮忙……(谢尔比去打电话)用你的电话。

谢尔比:知道了。

安德鲁的脸始终侧着,直到谢尔比离开办公室。他走到电脑旁,显示器开着。

安德鲁:再想想。你把磁盘放进去了,你存了……

拉切尔走进办公室。

拉切尔:我想我已经替你推脱了。(未加思索脱口而出)上帝,安迪,你的样子糟透了。

安德鲁:他妈的文字处理部弄丢了我的克隆纳斯起诉书。它必须在五点前提交,要是晚了,就没救了……(祈祷)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拉切尔:我该怎么做?

安德鲁:去文字处理部,帮着詹姆一起找。

她冲出去。

安德鲁把软盘插进电脑,按目录一条一条查找。

安德鲁(继续):不。

他把软盘扔到地板上。再插进另一个软盘。

又插进一个软盘,因为用力过猛,把软盘折成了两半——

安德鲁(继续):不,该死的!

他拉开一个抽屉,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倒在地板上,发疯似的用脚把文件踢得到处都是。

安德鲁把一份文档扔出去,深深地吸了口气。他拿起电话——

安德鲁(继续):鲍伯?发生点意外。关于克隆纳斯。我不想烦躁,查理,可是……(放弃遮掩)哦,妈的,那份起诉书还有40分钟的有效期,可我找不到它了。(突然)不,你不用来……(挂上了电话)好啊,他妈的好极了。

安德鲁擦了擦眼睛,这真是一场噩梦。

他关掉顶灯,拉上百叶窗,屋子里暗下来。

鲍伯·塞德曼来到他的办公室,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

塞德曼:好了,安迪,你什么也没弄丢。

塞德曼对屋子里的乱七八糟感到很吃惊,安德鲁也衣冠不整。

塞德曼(继续):上帝。

安德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鲍伯。

塞德曼:这么黑,你永远也找不到。

塞德曼打开了顶灯。安德鲁似乎很害怕光亮。

塞德曼越走越近。安德鲁放弃了隐藏那些紫色斑点的想法,他直面着自己的良师

益友。

塞德曼(继续):以上帝的名义……?

安德鲁:鲍伯……

塞德曼:你的脸怎么了?

安德鲁:我的脸怎么了?你想知道我的脸怎么了?我患了皮肤病。下一个问题呢,鲍伯?没有问题了?那好。现在,你能帮我找到起诉书吗?

塞德曼:当然,别激动。

安德鲁:对不起……

塞德曼坐到安迪的电脑前——

塞德曼:文件名是什么?

安德鲁:K-R-Q-1。

塞德曼:也许保存的时候,你敲错了键。我们用这些字母的组合来试试。

安德鲁:你说的对,很可能我归错了文档。

肯顿(画外):安迪?

沃尔特·肯顿正站在安德鲁的门前,很随意的样子,随意得有点像是刻意做出来的。

肯顿(继续):遇到麻烦了?

安德鲁一直想侧着脸。但是现在,他直对着镜头,面朝肯顿——

安德鲁:是的。是的。一个大麻烦。

持续安德鲁的这个特写镜头……

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切换)

一个新生儿被递到医生手里(内景/白天)。

医生:出来了,好了。你可以放松了,丽莎。

丽莎·米勒生了个女孩。她筋疲力尽地靠在枕头上,气喘吁吁;她呻吟着,平静地哭了一会儿。

字幕:“一个月以后”

护士和女医生在病床周围忙碌着。

丽莎身边,乔在摆弄照相机,他带着惊

奇的表情一会儿看看丽莎,一会儿看看婴儿——

乔:哦,上帝……一个女孩……哦,我的上帝……丽莎……上帝……

他惊喜若狂。

乔(继续):装胶卷了吗?不是,在这边,是这边吗?别动宝宝!

丽莎:把相机给我,乔。

丽莎把胶卷装进去,递给乔。

乔:谢谢,宝贝。哦,上帝……

乔双手发抖,按下了快门。

乔(继续):哦,上帝……哦,上帝,瞧瞧她……哦,上帝……(切换)

乔仍然穿着绿色医护服,在医院走廊上,边走边对着手机(内景/白天)说——

乔:去第四大街,买一磅Nova。不,她更喜欢苏格兰大马哈鱼。各来一磅吧!买一打洋葱圈。买些硬面包圈,要一打。买一瓶香槟。要香槟王,一百块钱一瓶?!最好买一瓶好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做牵引治疗的病人,躺在轮床上,经过乔身边时,乔往他骨折的手里递了一张名片。

乔(继续,对病人):给我打电话。(对手机)尽快送过来,她饿得厉害。不,不是婴儿,是丽莎!艾丽斯,听着:有没有重要的电话?……噢,噢,……噢,噢……贝克特?谁是安德鲁·贝克特?

拐过一个弯,乔正碰上他的亲友,他们高兴地对他祝贺——

乔的妈妈、姑姑、叔叔等:恭喜恭喜!丽莎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宝宝?!

(切换)

一片寂静……乔、丽莎和宝宝拥坐在丽莎的产床上,周围是聚会后留下的一片狼藉,空纸杯,空香槟酒瓶子(内景/晚上)。

亲戚们已经离开了。深夜时分。丽莎

怀抱婴儿。乔拥着她们。(切换)

费城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彼得·潘咖啡店的对面,有一家电影院。费城的工人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外景/白天)。

字幕:“一个星期以后”

在彼得·潘咖啡店的楼上,一排大窗户,每一扇上面都刷着一行字:心脏病?意外事故?医疗事故?被宠物咬伤?

一行更大的字体,横贯几扇窗户:请拨打 800A—律师。

我们听到乔·米勒的声音——

乔(画外):让你掉进去的那个井口有多大?(切换)

走廊上有一块公告牌,标明“麦克瑞迪和希尔茨”律师事务所的各个部门(内景/白天),其中包括:“车祸/与鹿相撞/产品质量的责任/医疗事故/被宠物咬伤”等项。那公告牌立在一间像仓库一样的房间的入口处,房内是办公隔板和塑料植物分割成的数间律师办公室。

屋内不时响起电话铃声……

乔(画外,继续):这个井口正好在路中央?(继续切换)

乔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一盒系着粉色丝带的雪茄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带子上写着:“是个女孩”。(内景/白天)办公室四壁贴满了伤残当事人的照片(与乔在电视上作的广告的背景照片一模一样)。

一名女性当事人(费利太太)面对着乔,她的胳膊用绷带吊着。

费利太太:对。

乔:你为什么不走人行横道过马路?

费利太太:为什么非要走横道线?

(继续切换)

后景处,安德鲁坐在等候区的沙发上。他戴着棒球帽,几乎看不见他的头发。

一个戴颈托的男子坐在安德鲁身边。

他站起来,移到安德鲁对面的位置坐下,盯着安德鲁。

从戴颈托男子的视角拍摄:由于化疗,安德鲁脸上的紫斑有所消退,不像以前看上去那么刺眼了。安德鲁穿得很随意,牛仔裤,垒球衫(惠勒球队的球衣),上面绣着“安迪”字样。

乔的助手爱丽丝走过来。

爱丽丝:贝克特先生?

安德鲁站起身,跟着爱丽丝穿过办公区。办公区里有忙乱的秘书和拥挤的文件柜。

爱丽丝走在安德鲁身边,她没有看安德鲁(乔的门上写着:“小心疯狗”,是手写的,字迹很潦草)。

爱丽丝:到了。

安德鲁:谢谢。(继续切换)

安德鲁走进乔的办公室。(内景/白天)安德鲁瞥了一眼乔桌上镶在镜框里的照片。

乔(对那个女当事人):把我当成6岁的小孩子,再说一遍,好吗?整条街道除了一小块地方在施工,别的地方都很空旷。那个井口有明显的标志,并且被围了起来,而你偏偏要从那个有洞的地方过马路。你掉了进去,然后,就想起诉政府失职?……

费利太太:对,我有理由起诉吗?

乔:当然有理由!好了,找我的助手去,爱丽丝,让她填表。她会告诉你费用方面的事。(她们离开时)费利太太:事故发生后,你有没有背疼?头晕眼花?做噩梦?

费利太太:既然你问起来……

乔:有的话就告诉爱丽丝吧。(爱丽丝带她离开)爱丽丝,好好照顾费利太太。(对安德鲁)贝克特,进来。

乔伸出手去,看着安德鲁的脸。

乔(继续):上帝,发生了什么事?

安德鲁:我患了艾滋病。

乔还没有碰到安德鲁就把手缩回来——

乔：哇——哦！抱歉，我……

安德鲁：没关系。我能坐下吗？

乔：呃，当然。

安德鲁犹豫着。听起来，乔的态度并不明确。

乔(继续)：坐啊。

安德鲁坐下，乔回到他的桌前(乔发现自己非常在意安德鲁的手曾放在哪个位置)。

安德鲁(手放到雪茄盒子上)：刚出生？

乔：一个星期了。

安德鲁：恭喜你。

乔：小女孩。

安德鲁：孩子都很可爱。

乔：谢谢，贝克特。我真的很吃惊。(看了看手表)我能为你做什么？

安德鲁：我被惠勒解雇了。我要送查理·惠勒一伙上西天。

乔：你想起诉·怀恩特·惠勒、海尔曼·泰特洛和布朗？

安德鲁：对。我在找律师。

乔：接着说。

安德鲁：我把一份重要的起诉书弄丢了。其实，是他们的阴谋。想听我说下去吗？

乔：来找我之前，你找过多少律师了？

安德鲁：9个。

乔：继续说。

安德鲁：8个月前，我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治疗肺炎时发现的。我恢复得很快，10天后就重新上班了。因为 AZT(艾滋病防护药)的治疗效果不错，我们决定不告诉任何



人。

乔：我们？

安德鲁：我的爱人和我。

乔：你的……爱人？

安德鲁：麦圭尔·阿尔瓦雷斯。我们一起生活9年了。

乔：接着说。

安德鲁：我重返工作岗位，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身体上开始有斑痕……

(画面突然切换)

镜头紧随安德鲁，他走在惠勒大厦的大厅里(内景/白天)。

他化了装，掩盖住那些斑点(画面内容与上文中安德鲁的声音不相匹配，不是一般的闪回)。

安德鲁(画外，继续)：首先是我的腿，接着是前臂、后背。然后，是脸。有很短一段时间，我白天不去办公室，期待化疗能治愈这些斑痕。

画面：我们看到安德鲁走进拥挤的电梯，是上班时间。

安德鲁(画外，继续)：但我什么都没耽误。我在家处理所有公务。为了一份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版权侵权诉讼书，我每天工作16小时。

画面: 我们看到, 乔在办公室里, 他被安德鲁的诉说吸引住了。

安德鲁(画外, 继续): 但是起诉书该上交的那天, 却找不着了。在我的电脑里被删除了。我以为我弄丢了, 由于精神上的问题……

画面: 我们看到电梯门打开, 安德鲁走进惠勒的办公室。这次, 他直面镜头说话——

安德鲁(继续): 这有可能, 艾滋病毒侵犯大脑会导致艾滋痴呆。但是, 不可思议的是, 在最后关头, 找到了起诉书的一个副本, 及时送到了法院……

从安德鲁的视角拍摄: 他的同事, 办公室里的所有职员, 看着他窃窃私语。安西娅冲他点头打招呼。

安德鲁(画外, 继续): 第二天一早, 公司通知我去办公室和管理人员一起开会。一下电梯, 我就感到有些异样。好像所有人都盯着我。

画面回到乔的办公室, 乔在安德鲁身边踱步。

乔: 该死, 他们盯着你看。你脸上有什么?

安德鲁: 粉底霜。

从安德鲁的视角拍摄: 拉切儿站在她的办公室外边, 对他说: “祝你好运。”

安德鲁(继续): 股东都在大会议室里等着我。

(继续切换)

镜头跟随安德鲁进入会议室, 从安德鲁的视角拍摄: 惠勒、肯顿、基尔科因、鲍伯·塞德曼都等候在那里(内景/白天)。

惠勒: 坐下, 安迪。

惠勒的秘书丽迪亚做记录。

惠勒(继续): 谢谢你能来。

安德鲁: 当然要来。

鲍伯·塞德曼无法直视安德鲁。

惠勒: 安迪, 会议开始前, 我必须声明: 在座各位都是你的朋友。

乔: 你遇到麻烦了。

(乔说话时, 或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步, 或倚在窗边。)

安德鲁: 这点我清楚, 查理。

惠勒: 不仅是朋友, 更是你的亲人。

乔: 大麻烦。

安德鲁: 查理, 克隆纳斯一事, 我再次道歉。(笑)因为它, 发生了一阵骚乱。哦, 不过感谢上帝, 起诉书还是找到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肯顿: 这次是这样。下次呢?

安德鲁: 不会再有下次, 我保证。

惠勒: 安迪, 最近, 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 你有点儿……恍惚, 头脑不清楚, 注意力不集中……各位有没有感到安迪的变化?

肯顿: 哦……

基尔科因: 确实是这样, 安迪。最近四五个月来, 你看起来精神不振……

塞德曼: 至少……有些异样。

安德鲁(表示赞同): 也许是……你们说的没错。我实在太忙了。克隆纳斯诉讼书、禁制令和桑德审判都凑到一起了……

肯顿: 有人认你为是态度上的问题, 贝克特。

安德鲁: 是吗? 谁这么认为, 先生?

惠勒: 我。

惠勒沉着脸。

安德鲁: 我不知道你们担心我的态度。嘿,(面带笑容)我得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没人回应他的笑容。

惠勒: 我们正在彻底考虑这一问题, 安迪。你将来的工作……我们认为, 由于我们都很尊重你, 所以必须坦诚对待你。

安德鲁: 我喜欢坦诚。

塞德曼：你确实这么想吗，安迪？

安德鲁：确实，鲍伯，我是这么想的。
(对大家)对不起，是不是我被炒了？

惠勒：这么说吧，安迪，公司对你未来的职位不做保证。

乔：总之，被炒了。

惠勒：我们认为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对你不公平，你的发展会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祝你好运，安迪，一路走运。

惠勒站起身，面带友好的笑容——

惠勒(继续)：我并不想赶你走，可是……

乔：可是他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

惠勒：……我们的委员会开了会。

安德鲁：抱歉，查理。这简直太荒谬了！这一切毫无意义，听起来像在谈论别的人。也许我缺乏谦卑的态度，但是直觉告诉我，我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且，我清楚这绝不是我的臆想。除此以外，我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查理。

肯顿：哦，你说的没错，贝克特。你不存在态度上的问题。

惠勒：放松些，沃尔特。

安德鲁：如果你们对我丧失了信心，那为什么还要把克隆纳斯案交给我？

惠勒：我期望挑战能激发你的能力。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胡萝卜”。

安德鲁：“胡萝卜”？！

乔：我同意这个说法。

安德鲁：那就是说，仅仅是“胡萝卜”？

塞德曼(突然很激动)：安迪，你几乎搞砸了这个案子！仅这一点就是不可宽恕的。差点给我们造成一场灾难。你差点绊倒了我们，安迪。我们不允许再有那样的错误出现，不管你是谁！(稍柔和些)对不起，安迪。

安德鲁愣住了——眼前的情景令他无话可说。他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

安德鲁：呃呃……好的……我明白了……

……最后，安德鲁看着惠勒的秘书丽迪亚，她的笔停在本子上，等着下面的发言。

惠勒打破了沉默——

惠勒：祝你好运，安迪。

惠勒、肯顿、基尔科因、塞德曼和丽迪亚纷纷离开。安德鲁坐着没有动。

一名保安走进来。

安德鲁：你是谁？

保安：我是来护送你回办公室的，你得收拾你的东西。(切换)

镜头从安德鲁回到乔的办公室(白天)。

乔：好了。有一点我不太清楚，就当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这个义务，必须把你患的这种恐怖、致命的传染病告知你的雇主？

安德鲁摘掉了帽子——头发剪得很短，以掩饰化疗的副作用。

安德鲁：法律规定只要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残疾人就不能被辞退。

乔：好，那么……他们发现你患上这种恐怖、可恶的不治之症，他们感到了恐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恐慌。他们担心自己，担心他们的家人……也许只是猜测。也许他们不想和一个脸上长粉刺的绝症患者共事。他们如何解释让你代理克隆纳斯案的事情？

安德鲁：乔，从我开始代理到被炒了鱿鱼，我不停地工作，绝对工作出色。如果他们没炒我，我还会努力工作。

乔：好吧……他们因为你患有艾滋病，就想要炒了你，但这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对你他们耍了手腕。那说说你那份神秘丢失的文件吧。

安德鲁：他们陷害我。

乔：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我也不受理此案。

安德鲁: 听我说, 我知道我有病。如果你出于个人原因不想受理……

乔: 是的, 我不想受理。

安德鲁站起来,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安德鲁: 谢谢, 耽误你的时间了。

乔: 贝克特? 我很难过……为你的事。

安德鲁(面带微笑): 别安慰我了, 乔, 我还没死呢。

安德鲁出画。(继续切换)

安德鲁从乔的办公室出来, 沿着走廊走着(白天)。

爱丽丝(安德鲁离开时, 她仍然是一副不自在的样子): 一切顺利!

安德鲁点点头, 从乔的同事法尔科(一个皮条客)身边经过, 他放肆地盯着安德鲁。

乔来到爱丽丝的桌前。

乔: 查一下今天下午安布拉有没有时间。

法尔科(仍然盯着看): 他到底怎么了?

(切换)

街道上: 安德鲁从律师楼出来(外景/白天)。安德鲁的特写, 他站在那里, 看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群, 想着什么……

(切换)

郊外, 位于一处中产阶层聚居区里的诊所(外景/白天)。

安布拉医生(画外): 你接触了一个艾滋病病人, 你有些担心。(继续切换)

医生打开血压计(内景/白天)。

乔: 我没有担心。你在干什么?

乔身着衬衣坐在检查台上。

安布拉医生: 量一下你的血压, 放松。

乔: 我没接触他。你怎么会以为是“接触”呢? 我们在一个房间里, 相隔三四尺远……握手会怎么样? 等等。我知道了, 只有性接触或者用同一个注射器。我知道, 我们反正没有握手。

医生捏住血压泵。

安布拉医生: 艾滋病病毒只能通过身体体液传播, 也就是血液和精液。

乔: 对。

乔放下袖子。

安布拉医生: 别想了。

乔: 是的, 可是, 医生, 他们还在继续研究这种病, 对不对? 今天你告诉我, 没有任何危险, 然后, 我回到家, 抱我的小孩, 可6个月后, 我又听到这样的消息: “哦! 我们弄错了!” 通过衣服、皮肤也能传播。所以, 现在在我不得不为我的孩子着想。你在干什么?

安布拉医生准备了一个注射器。

安布拉医生: 我们得抽血。

乔: 为什么得抽血?

安布拉医生: 乔, 我并不关心你的私生活。

乔: 你要给我做艾滋病检查?

乔跳下检查台。

乔(继续): 那家伙只是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我不可能因此得艾滋病, 对吗?

安布拉医生: 对。

乔: 它不会通过空气、呼吸或者接触来传播, 对吗?

安布拉医生: 不会通过接触传播, 或者握手, 或者拥抱, 使用同一条毛巾……甚至和艾滋病病人接吻都是安全的。但是你在担心你过去的某些……

乔: 谢谢, 医生, 但是我不需要艾滋病检查。明白吗?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真的。

乔穿上夹克, 打开门……接着, 转过身来——

乔(继续): 我的过去?

安布拉医生: 毒品静脉注射。

乔摇摇头。

安布拉医生(继续): 同性恋。

乔: 没有。

安布拉医生:和妓女在一起,没采取保护措施。

乔(想了想):哦,没有。确实没有。

安布拉医生:或者与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人有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在过去 12 年间的任何时间里。

过了片刻,乔返回到检查台上,卷起袖口。(切换)

居住区:乔位于郊区的家(外景/晚上)

丽莎(画外):你碰到同性恋者的问题了,乔。(继续切换)

乔怀抱婴儿,轻轻地摇晃着她(内景/晚上)。

乔:没什么要紧的。

丽莎站在炉子旁边吃东西,乔抱着婴儿走到他们现代化的厨房里。

丽莎:你认识多少同性恋者?

乔:你认识多少?

丽莎:很多。

乔:谁?

丽莎:卡伦·伯尔曼。特蕾莎姑妈。汤姆表兄,他住在拉切斯特。艾迪·梅耶,办公室的同事。乔·坎特,一个合伙人。他的爱人,格莱·斯坦利,就是那个给我们安装厨房橱柜的。

乔惊呆了,愣了一会儿。接着,他说:“你姑妈特蕾莎是同性恋?那么美丽优雅的女人,是个……同性恋?”

丽莎:嘘……

乔:什么时候开始的?

丽莎:可能生来就是。

乔:好吧。我承认:我有偏见。我不想和同性恋共事。你是知道我的。

丽莎:好吧,乔……

乔:我是说,两个同性恋……我不明白。他们就不苦恼吗?嘿,说我落伍也好,说我保守也好……我想也许你是个男人你才能

明白这件事到底有多恶心的。

丽莎:好了,乔……

乔:他们的那种动作……我不能忍受那东西。现在,我把所有想法都告诉你了。

丽莎:说得很清楚。

乔的特写,直面镜头——

乔:我不希望这个家伙碰我,我甚至不想他对着我呼吸,要是你老是这样想你的客户,你会接受他吗?(切换)

街上铺满了雪,商店的橱窗都是圣诞节的装饰。乔步出著名的第四大街,手里拿着个包裹(外景/白天)。

字幕:“两个星期以后”

公共法律图书馆里,乔坐在桌前,桌上放满了书籍和法律便笺本,他在忙着工作。他从一本参考书旁拿起牛肉汉堡吃,这时,一个图书管理员从他身边走过(内景/白天)。

听到椅子的响声,乔抬头看见:安德鲁坐在对面的一个位子上(化疗淡化了他脸上的斑点,但是他感冒了)。安德鲁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和钢笔,又取出一包卫生纸,擦了擦鼻子。

乔(压低声音):该死……

乔夹着七八本又大又厚的参考书,挪到桌子的最远端。

从乔的视角看过去,安德鲁打开一本书,做记录。他擦擦眼睛。接着写。又打喷嚏。

图书管理员递给安德鲁一本书。

图书管理员:这是增刊。你说的对,这里面有关于……(压低声音)歧视艾滋病的章节。

安德鲁:谢谢。

安德鲁去接她手里的书——可是她没有给。

图书管理员:我们有单独使用的房间。

安德鲁:我用不着,谢谢。

安德鲁打了个喷嚏。这一次,其他人都注意他了。

图书管理员:单独一个房间,你会不会舒服些?

安德鲁(愉快地):不会。不过,那样会不会让你更舒服些?

图书管理员:随便你,先生。

图书管理员转身离去,她冲着某个人耸耸肩,表示她已经尽力了。

乔继续看下去:安德鲁身边的一个人拿着书起身离去。

乔站起来,沿着过道走过去,继续观察安德鲁,安德鲁聚精会神地工作着。

乔漫不经心地走到他身边,仿佛碰巧经过,突然发现了安德鲁——

乔:哦,贝克特。怎么样?

安德鲁:还好。

安德鲁继续埋头工作。

乔:你找到谁了?

安德鲁:什么?

乔:找到律师了吗?

安德鲁:我就是律师。你的宝宝好吗?

乔:啊?哦,很好。她很好。

安德鲁:她叫什么?

乔:蕾伊莎。

安德鲁:蕾伊莎。真好听。

安德鲁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乔走开。

乔又走回来。

乔:他们怎么发现的?

安德鲁(停了片刻,然后说):一个合伙人认出了我额头上的斑痕。

邻近座位上,一位中国教授抬起头来,她听到了“斑痕”这个词,很感震惊。

乔:噢,噢……

安德鲁再次低头工作。

乔(继续):从一个律师认出那个斑痕,也许只是擦伤,到你的合伙人推断你患有艾滋病,因此把你解雇,你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那个中国教授起身离去。

安德鲁:问得好。

安德鲁挪开一本法律笔记本,本子的封面上有大写字母写的“肯特”,本子下面还有许多笔记本。

安德鲁(继续):认出斑痕的那个合伙人,沃尔特·肯顿,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为本特·梅耶工作。那里有一个律师助手,叫玛丽亚·特蕾斯。她三年来一直断断续续有斑痕。她说,对办公室的同事来说,这是常识,谁都知道她的斑痕是艾滋病造成的。

乔:她没有被解雇?

安德鲁:对,他们没有解雇她。

安德鲁继续工作。乔还站在原地——

乔:所以,肯顿把你的斑痕……和她,那个玛丽亚联系起来。不管他是怎么怀疑你的私生活的……反正他对你设了圈套。你的文件突然就丢失了,然后,就解雇了你。但是,别忘了这一点,你一直是他们的宠儿,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这么做……有些矛盾。

安德鲁:谢谢你。

安德鲁继续工作。

乔:这方面没有先例。

安德鲁(仍旧埋头工作):最高法院的阿来判决案^①。

乔:阿来?

安德鲁把一本法律书推到乔面前——

特写:安德鲁的手(上面有一个紫色斑点),那只手放在白色的书页上。

^① 阿来为一位患肺结核的教师,被校方解雇后,他以歧视为由起诉校方;最高法院判阿来胜诉。——编者

书仍然对着安德鲁,乔想要看它的内容就必须把书转过来。

乔看着安德鲁的手。看了片刻。

乔把书转过来,开始读——

乔(读):1973年联邦职业修正案,禁止歧视……

伴随着乔的声音——镜头升起,直到天花板……

乔(画外,继续读):……其他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有资格的残疾人士……

镜头继续升高,俯拍一排排的书,一行行的桌子,还有坐在其间的人。

乔(画外,继续读):尽管这项裁决没有对艾滋病及病毒携带者的歧视做出明确说明……

渐渐化入一个小时后同一拍摄角度的画面:安德鲁和乔面对面坐在桌旁,他们身边以及相邻的桌旁都空无一人。

安德鲁(画外,继续):后来决定把艾滋病病人作为残疾人置于法律保护之下,不仅是因为艾滋病带来的身体限制……

渐渐化入一个小时后同一角度拍摄的画面(天色转暗,夜幕降临):乔在翻书,安德鲁在读。图书馆里除了安德鲁和乔,空无一人。

安德鲁(画外,继续):但是,因为周围社会对艾滋病病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比艾滋病本身造成的身体伤害……

渐渐化入同一角度画面,时间稍后:安德鲁和乔坐在桌子的同一边,一起读同一本书——

乔(画外,读):“这是歧视的本质:对他人的评价不是以个人价值为基准,而是以他们在某一具有假定特征的圈子内的成员资格……”

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安德鲁打了个喷嚏。

乔迅速把椅子滑出8尺以外。

四周升起迪斯科音乐,伴随着咕咕啾啾的声音,粗重的喘息声,镜头切换。画面上是肌肉发达、壮硕的人体,浑身是汗的男性相互冲撞,咕咕啾啾的声音,皮肤相互摩擦的声音(内景/晚上)……

……手拍在缎子短裤上

……汗津津的腋窝……人流……

……篮球运动员相互拥抱,旋转,激动万分……

全景式画面:费城光谱竞技场,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是斯科塞斯队对凯尔特人队。

电视屏幕上:球赛正值中场休息……

惠勒、肯顿和其他人:留神那家伙!盯紧他!哇喔!

查理·惠勒,沃尔特·肯顿,肯尼思·基尔科因,鲍伯·塞德曼,还有几个律师和他们的家人,坐在一个豪华包间里看电视。包间里有闭路电视,酒吧,单独的小餐桌。律师们身穿拉尔夫·劳伦牌的球衣,斜纹棉布裤,戴着棒球帽。包间里烟雾缭绕。

沃尔特·肯顿的妻子25岁。查理·惠勒9岁的小孙子坐在他身边。惠勒把小孙子的棒球帽檐扭转后面,充满爱怜地对他笑着。

惠勒身旁的包间门开了,一名保安和一个穿着讲究富有魅力的男人在朝里看。

惠勒(认出了他):尤里!

肯顿:尤里医生!

尤里医生:先生们……女士们……

尤里·欧文走进包间,受到律师们热烈欢迎。

众律师:还好吗,医生?不胜荣幸……

门又开了,是保安开的门,门后是乔·米勒(身穿牛仔褲和篮球衫)和一名司法官。

乔:打扰一下。查理·惠勒在吗?

惠勒转身。乔交给惠勒一份文件——

乔(继续):传票。你的。

包间里安静下来。

尤里医生: 哦, 出什么事了, 查克?

光谱竞技场内的专用走廊, 灯光明亮。

(内景/晚上) 惠勒在鲍伯·塞德曼身边走来走去, 沃尔特·肯顿和肯尼思·基尔科因站在后面。传来比赛还在进行的声音, 但是听起来很远。偶尔, 有提供饮食洗衣服务的服务员走过。

惠勒: ……会见所有职员, 勤杂工、助手和合伙人。他们有人知道安迪病了吗?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告诉他们了? 他们发现他外表上的变化了? 管理层不会泄露消息。这我知道。确定一下其他人也没有走漏消息……还有, 贝克特, 我想知道他私生活的所有情况。他是不是经常去卡麦克街那些可怜的酒吧?

塞德曼: 上帝啊!

惠勒(没有理会塞德曼的话): 那其他同性恋场所呢, 都在哪儿?

塞德曼: 查理……

惠勒: 他还私自参与哪些不正常的人群和组织? (愤怒地) 还有哪些, 鲍伯?

塞德曼: 别想那些不幸的事了, 让我们先把安迪打发了吧。

他们安静下来。



惠勒: 安德鲁把艾滋病带到我们的办公室, 带到卫生间。他还把它带到我们的周年家庭野餐会上。

肯顿: 我们应该控告他。

塞德曼: 看在上帝的分上, 你就没有同情心吗?

肯顿: 同情心? 安迪和男人……鲍伯, 他和男人干, 他不是正常人。

只有塞德曼表现出某种同情——

塞德曼: 那样说有点……偏激, 沃尔特。安迪的私生活和我们没有关系。

惠勒: 鲍伯,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安德鲁·贝克特的私生活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把克隆纳斯案交给他。可他说“我有病, 我可能干不完”了吗?

塞德曼: 他干得很出色。

惠勒: 鲍伯。我必须要你住嘴。安德鲁有没有说“我会为我们的客户尽我最大的努力”? 他没有说。可现在, 安德鲁·贝克特打算把我告上法庭, 要控告我, 他要全费城的司法界都知道。我的天!

基尔科因: 贝克特不想上法庭, 他想要得到有利于他的结局。

塞德曼: 陪审团可能会认为安迪有理。

惠勒: 等等。他是因为不称职被解雇,

而不是因为他有艾滋病。你并不知道他有病, 是吗, 鲍伯?

肯顿: 扯淡。你知道吗, 鲍伯?

塞德曼(稍顿):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惠勒走开了, 肯顿和基尔科因跟在他身后。

鲍伯·塞德曼独自站在暗处。(切换)

伴随城市在工作日的各种声响,乔办公地点的建筑外景,星期四早上。

(继续切换)

乔的同事,法尔科,直面镜头(在乔的办公室内,内景/白天)。

法尔科:查理·惠勒这个混蛋?!

乔没有接茬,直接谈工作——

乔:早上好,法尔科。

法尔科跟随乔往走廊上走。经过一间办公室时,另一个同事在里面嚷道——

同事:嘿,这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本地分会!

法尔科:你是共和党,乔!你属于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

乔:这层楼上的女厕所里有几个单间的便池,法尔科?

法尔科:几个……什么?

法尔科跟着乔进了办公室。

乔:两个。男厕所里有几个单间的便池?两个,加上四个小便池。男厕所或者女厕所里有几个可供轮椅人士使用的便池?一个也没有。在这一整座楼里呢?一个也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法尔科?歧视!你发现自己是名女性,截瘫,你是法律助理,你有资格在这里工作,除了你无法撒尿……这就是性别歧视和残疾歧视。不用“残疾”这个词。你怎么称呼那些无法使用普通厕所的人?患肠道疾病的人!

乔的身后,有一扇大窗户,窗外脚手架上有油漆工正在涂写。

爱丽丝走进办公室——

爱丽丝:惠勒事务所要求初审延期,乔。

乔在拨电话——

乔:卑鄙小人。他们当然想延期。我有一个患绝症的客户。他们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这帮混蛋。(探头出去,对油漆工说)写完了吗?

(继续切换)

外景,乔的办公楼,油漆工正在他的窗户上涂写一行新业务(白天):“受到歧视?”

乔(提高声音):嘿,贝克特,我是米勒。

(继续切换)

乔的声音从电话听筒里传出来。安德鲁和麦圭尔的住处(内景/白天)。

乔(继续):我只想告诉你……

镜头扫过阁楼,看到安德鲁在顶楼的日光浴室,他盘腿坐着,面前是一支蜡烛。

乔(继续):……我们正想办法确定预审的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

安德鲁闭着眼。身边是一台录音机。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同时伴随着音乐——

女人的声音:我能治愈。

安德鲁:我能治愈。

女人的声音:我能治愈。

安德鲁:我能治愈。(切换)

安德鲁和麦圭尔在他们的卧室里,他们躺在床上,离得很近(内景/晚上)。

麦圭尔:今天,我从体育馆出来时,碰到詹姆。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听说你男友快死了?”

安德鲁:神经病……你怎么说。

麦圭尔:我说,“大家都要死的,詹姆。但是安德鲁不会死于艾滋病。有地方能治愈,他正计划去试试呢。”

麦圭尔摸着安德鲁的头。

安德鲁:你做得很对,麦圭尔……(停顿)你仍然相信能治愈,是吗?

麦圭尔:对。我认为方法很简单。他们把药物吸进注射器,注入你的血管。然后,病毒受到抑制,免疫系统恢复正常。患艾滋病的人就重新获得健康了。

安德鲁和麦圭尔拥抱在一起,夜晚,安静极了。

(淡出)

淡入:建筑物,外景,费城法院(白天)

字幕:“三个月以后”(切换)

市法院大厦内,长长的走廊上——远处两个人冲着镜头走过来(内景/白天)。

两人走近镜头,是安德鲁和乔。阳光从落地窗外照射进来,安德鲁和乔走进阳光,又走出阳光。

字幕:“预审”

反打:走廊的另一头。

一群律师——至少 10 人——朝镜头走过来,他们齐刷刷地都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带。

安德鲁和乔的镜头:

安德鲁,头上的短发向脑后梳去,额头上的斑痕已经不明显了。他胖了些,处于恢复阶段。

其他律师的镜头:

查理·惠勒(一副嘲讽面孔)和沃尔特·肯顿(愤怒的表情),两人率领着众多的律师。

在他们身后,是年轻的律师贝琳达·科奈和杰罗姆·格林。贝琳达是白人,杰罗姆是黑人。

一片肃静(内景/白天)。

一间审判厅内,散放着一些长椅和软椅,围成一圈,像一个临时的会客室。

乔和安德鲁在低声交谈。惠勒等人坐在另外几张椅子上。

贝琳达和杰罗姆分别坐在惠勒和肯特身边。其他助手站在一旁。

惠勒的目光投向房间的另一端……

安德鲁直视惠勒。

惠勒:你看起来不错,安迪。感觉怎么样?

房间里非常安静。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安德鲁的反应。

安德鲁:很好,谢谢,查理。

卢卡斯·戈奈特法官走进会议厅(没有穿法官袍)。

他同惠勒及肯特握手——

戈奈特法官:查理,沃尔特……

惠勒:恭喜你又添了一个小孙子。

戈奈特法官:谢谢。我们都很高兴。

法官瞟了一眼乔和安德鲁,什么也没说。法官落座后,屋子里安静下来。

戈奈特法官:原告的律师?

乔:乔·米勒,法官先生。就职于麦克瑞迪和希尔茨律师事务所。

戈奈特法官:我看过你的电视广告:“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由于别人的错误而受到伤害……”其实,那应该说成“由于别人的疏忽而受到伤害”。

乔: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大人。

戈奈特法官:被告律师?

贝琳达·科奈:贝琳达·科奈。就职于彼得森、莱海、门罗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杰罗姆·格林:还有杰罗姆·格林。

一个戴圆眼镜的,暴躁易怒的律师——

戴克斯特·史密斯:戴克斯特·史密斯。

贝琳达身边有一个白头发的律师——

拉尔夫·彼得森:拉尔夫·彼得森。

戈奈特法官(对乔):你是一对四。(对另一方说)谁先来?我不可能同时对四个人讲话。

贝琳达:我是主诉,大人。

戈奈特法官:好吧。今天叫大家来,是为了能在我们大家内部把问题解决……我最恨的就是律师之间相互控告。如果你们看看民意测验的排行榜,市民们根据他们对职业的尊敬程度给职业排顺序……律师这一行排在什么位置?私人健康教练之后,以微弱多数排在儿童色情作品从业者之前。如果我们继续互相控告,如果遇到一点儿小分歧,都不能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在我们内部解决,如果我们继续像发怒的公羊一样互相拆台,那我们在那个排行榜上的位置就会跌

得更低。而且,当人们对律师失去敬意,他们随之也会对法律失去敬意。当整个社会都丧失了对法律的尊敬,那我们将会在睡梦中被谋杀,我们的朋友,我们珍爱的制度,将会被弃如敝屣。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像奴隶一样生活。

乔:正如您所愿,大人,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得到解决。

戈奈特法官:看在上帝的分上也要解决!如果你们迫使这个案子进行审判,年轻人,在你们的有生之年,会后悔不已的……现在,乔,今天你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要求?

乔:恢复原职,恢复原来的薪水。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还有……

戈奈特法官:暂停,乔。(对惠勒)他想回来工作,查克。

惠勒:那不可能,法官先生。

戈奈特法官:那不可能,乔。

贝琳达·科奈:如您所愿,先生,我们准备以支付两万五千美元现金为解决方案。

乔:你的慷慨真令我佩服,贝琳达,6个月前,我的当事人被终止工作时至少能赚十万块钱。

戈奈特法官:我打断一下,乔。我们最好不要以这种错误的态势继续下去。给他们一个大概数字,你想要多少?

安德鲁:我想回去工作,法官先生。

戈奈特法官:在我这里不要放纵,年轻人。我在等你的回答,乔。

安德鲁和乔交换了一下意见。

乔:根据我的当事人在未来3年内可能挣到的钱,包括得到的好处,以及计划内增加的待遇,还有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患者支付的特别费用……我们今天应该在一个相当公平的数字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一百五十万美元。

戈奈特法官:很好,乔。现在,贝琳达,我这里已经有一个数字了,一百五十万……

安德鲁对乔耳语了几句,乔打断了法官的话——

乔:还有一件事,法官先生……

安德鲁(插嘴):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包括,这是建议,一封免责信,以澄清我被终止工作一事与我的工作质量无任何关系。

查理·惠勒同贝琳达·科奈耳语。

贝琳达·科奈:法官先生,贝克特先生对一起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案件负有行为责任,几乎阴谋破坏了这桩生意。

安德鲁:我才是被阴谋陷害的人。

贝琳达·科奈:我们起诉贝克特先生,他对工作缺乏准备,无组织,傲慢自大,态度消极……还可以继续列举。

杰罗姆·格林:我们有信件证明。

乔:你们为什么不拿出这样的信来呢?

戈奈特法官:慢慢来。(对惠勒)最重要的是什么,查克?这个男孩想要一封信,给他的妈妈留作纪念。你为什么对这事态度这么强硬?

惠勒:我希望我能免除你的责任,安迪。不过,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态度。

安德鲁(非常平静):你可以对陪审团保留你的意见,查理。我想听到你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发誓说,我是一个坏律师。(站起来)先生们。(对贝琳达)法律顾问。

惠勒:别这么干,安迪。

乔:哇,哇……(对安德鲁)你期望他们能怎么说,你是阿兰·德肖维茨^①?

肯顿:审判是需要时间的,贝克特。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① 阿兰·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律师。曾在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中担任辩护律师。——编者

安德鲁：我想我明白话中的意思，沃尔特。

安德鲁走出房间。

肯顿：你会后悔的，贝克特。

惠勒：安迪，这不是你想要的。

乔扫视整个房间，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他舒展眉头，露出笑容，面对法官——

乔：尊敬的法官先生，我的当事人选择了审判，他要继续争取那份与生俱来应得的权利。

乔退出房间。（切换）

一架手持摄像机的取景框内：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唐宁顿的一座二层住宅楼，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样式，带有前院（外景/白天）。

安德鲁站在前院，朝房子走去，直面摄像机镜头说话。

安德鲁：我在这座房子里长大。宾夕法尼亚的唐宁顿。（指着地上的画）看看这些……

摄像机镜头瞄向人行道，那里有几幅儿童画作，接着，镜头重新升起，靠近安德鲁，他微笑着——

安德鲁（继续）：那是我亲手画的，多可爱。还有我哥哥画的，我姐姐画的。

麦圭尔的声音（从摄像机后面传出来）：今天是……

安德鲁：今天是我父母结婚40周年纪念日。

安德鲁走进屋子，对着摄像机镜头——

安德鲁（继续）：这是前门。我的手被它挤过，有一次……（举起手来）这根手指骨折了。（走进门去）这是门厅，我妈妈叫它休息室……

房子里面（内景/白天）：孩子们在房间里四处追逐着，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着。一个6岁的女孩扑进安德鲁的怀里——

爱丽克丝：安德鲁舅舅！

安德鲁（对摄像机）：这是我的外甥女，爱丽克丝。问候一下，爱丽克丝。

爱丽克丝：妈妈又怀孕了。

安德鲁：亲人们，这样的消息都是首先在这里发布的。新闻不断。

安德鲁的姐姐，吉尔，伸开双臂环抱安德鲁，紧紧地拥抱他。

吉尔：你好，亲爱的。

安德鲁：这是我姐姐，吉尔，地球上最能生孩子的女人。她嫁给了吉姆牧师。

吉尔：你瘦了。（目光越过安德鲁的肩膀）你好，麦圭尔。

当吉尔松开安德鲁，摄像机换到了安德鲁的手中，安德鲁拍摄吉尔与麦圭尔拥抱的情景。

麦圭尔：嘿，吉尔，真高兴见到你，亲爱的。

吉尔（拥抱麦圭尔）：你这个英俊的魔鬼。（指着安德鲁）他饭量怎么样？

麦圭尔：我们不讨论他的体重。（在摄像机后面对安德鲁）是不是这样？

摄像机移向门厅——

安德鲁：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嗒嗒嗒，嗒嗒嗒……是厨房！

摄像机一进入厨房，女人们便尖叫起来——

女人们：他在这里！嘿，安德鲁！不要把那东西对着我！……

安德鲁的妈妈莎拉穿着绚丽而不招摇的衣服。

安德鲁：嘿，妈咪。40周年的纪念日，你有什么感想？

莎拉：太遥远了。你认为我会怎么想？放下摄像机，我们先拥抱一下。（他仍旧将摄像机对准她）安德鲁，停下来！……他还是不听话。

安德鲁:爸爸在哪儿?

莎拉:他在外边的工棚里,在给你舅舅展示他的新割草机呢。

安德鲁的另一个外甥把脸伸进镜头,直到屏幕变得漆黑一团。(切换)

安静的场景(内景/白天)。

安德鲁和他的家人聚在一起,面对面安静地围坐着。安德鲁的爸爸,巴德,上衣的翻领处别着一枚美国国旗别针,莎拉坐在他的身边。

吉尔握着丈夫——牧师吉姆——的手。安德鲁的两个哥哥,马特和兰迪(大个子,体魄强健,留着胡子),坐在一边。

安德鲁和麦圭尔坐在一起。

安德鲁:在法庭上,可能被问及的事情,那些事情……听起来不是很轻松。是关于我的事情,关于我的私生活。所以,我想确定大家对此是否有准备。

马特:谢谢你能这么问,安迪。但确实是你上要上法庭吗?

安德鲁:你怎么认为,吉尔?

吉尔:说实话,我担心爸爸妈妈。他们已经被迫忍受了很多……而且,我们都知道,(很艰难地说出)后面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等着。我在考虑让他们来承担这些是否公平。

安德鲁的爸爸盯着自己交叉在一起的双手。

安德鲁:妈咪?

莎拉:我只知道,你的检查结果很好,像骑警一样健康。但是他们解雇你时……你的情况那么糟。安迪……我不期望我任何一个孩子遭受歧视。要为你的权利而战。

安德鲁:谢谢,妈咪……爸爸?

在巴德·贝克特开口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沉默——

巴德:按理说,上帝不会给你处理不了

的麻烦。可我这些天费了很大的劲才相信这个道理。

安德鲁当建筑工人的哥哥,兰迪,擦了擦眼中的泪水。由此可以看出,显然,他们的父亲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巴德(继续):安迪,你面对这整个事情的态度,你和麦圭尔,非常勇敢……你妈妈和我都很感动……

安德鲁无比深情地凝视着父亲。麦圭尔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安德鲁。

巴德(继续):我想,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都是我们的骄傲。

安德鲁(充满感情地):谢谢,爸爸。我爱你。你呢,兰迪?

兰迪:嘿,你是我的小弟弟,安迪。这就是我的底线。我是说,那些混蛋到底想说什么?你是同性恋?去他妈的,你5岁时我就知道了。

大家都笑起来。

麦圭尔:等等……(对安德鲁)你是同性恋?

笑声更响亮了。而吉尔严肃地说——

吉尔:你呢,安迪?你不是那种好战的人,你总是与世无争。

镜头推进安迪。

安德鲁:我猜……我没有时间再像从前那样了。

莎拉:吉姆?不带我们一起祈祷吗?

大家都低下头,双手合掌。

吉姆牧师:亲爱的上帝,有时要记得起感激并不容易……

全景拍摄,围坐的每一个人,每一张祈祷的面孔。

吉姆牧师(继续):要记得,在我们难过和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你可以求助,我们可以相互求助。保佑安德鲁和麦圭尔,我的主,当他们面对前方的斗争时,让他们的爱

更深更有力量。保佑并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你的爱，你的光，你的安宁，给我们带来所有理解。以耶稣之名，我们祈祷……

所有人：阿门。

响起浪漫的音乐声。（切换）

贝克特的起居室内，摄像机正在播放下面的内容（白天）……

一名当地的艺人（圭多·帕奥涅萨），在吉他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巴德和莎拉也开始跳舞，亲友们围绕在四周。

圭多（唱）：“当春光逝去……”

摄像机摇镜头：众人分吃蛋糕，孩子们互相打闹着，坐在轮椅上的老祖母怀抱新出生的婴儿，安静地观看着欢乐的家庭聚会。

镜头寻找到安德鲁和麦圭尔，麦圭尔在吃蛋糕，而安德鲁几乎一口都没有吃。看到镜头对着他们，麦圭尔便用手指沾了奶油，抹到安德鲁的鼻子上，安德鲁试图伸舌头够到鼻子上的奶油。

摄像机摇镜头拍摄安德鲁，安德鲁起身邀请妈妈跳舞，而吉尔正和父亲跳舞。

摄像机镜头回到麦圭尔。马特（在摄像机后面）说——

马特（画外）：嘿，麦圭尔，你能想像和一个人在一起生活40年吗？

镜头推近麦圭尔，成特写（他正看着安德鲁）——

麦圭尔：我能想像。

摄像机拍摄安德鲁和妈妈，伴随着这幅画面——

乔（画外）：忘掉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还有在录影带上的……（切换）

直升飞机上拍摄的镜头，展现费城全景（白天）

字幕：“八个月以后。”

乔（画外，继续）：这些永远不会结束，令人惊讶的证据……（切换）

一个男人的镜头：他年轻，自信，是个纯粹的美国人，是一名水兵（内景/白天）。

字幕：“审判”

这个水兵是陪审团成员，拍摄其他成员：一名黑人女教师，一名邮政工人，一名来自亚洲的大学生。

乔（画外，继续）：没人会在证人席上含泪控诉，直至精神崩溃……

镜头转向乔，他正在对陪审团做陈述。

乔（继续）：你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安德鲁·贝克特被解雇了。他为什么被解雇，你们会听到两种解释。我们的解释。还有他们的……

乔穿过法庭，走过来，站在安德鲁的面前……

安德鲁形容大变：更加消瘦，比上一次出现时更苍白，嘴唇上有几个水疱。但是，在外观上最令人震惊的改变是他行动的方式，那么缓慢，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他正在做记录（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的这一做法都会令旁观者于心不忍）。他身边有一根拐杖，在审判过程中会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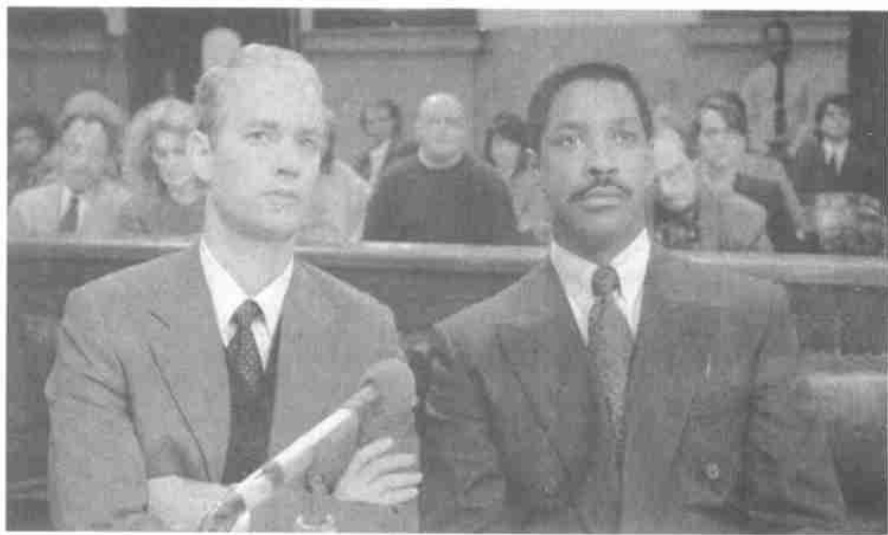
乔（继续）：对于你们来说，就要一层一层地筛选真相，最终决定哪一个版本的说法听起来更可靠。

查理·惠勒、沃尔特·肯顿、鲍伯·塞德曼、肯尼思·基尔科因坐在他们的律师身后，贝琳达·科奈和杰罗姆·格林，还有几个助手站在辩护席上。

戈奈特法官主持审判。

旁听席上，麦圭尔和莎拉坐在一起，还有安德鲁的姐姐吉尔。另外还有一些艾滋病患者。

乔（继续）：在我们的版本中，有几点必须对你们声明……第一点，安德鲁·贝克特曾经是……现在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律师。一个大律师。第二点，安德鲁·贝克特，受到



一种令人虚弱无力的疾病的折磨,他做出了合法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他没有公开这个事实……第三点,他的雇主发现了他的疾病。女士们,先生们,我指的这种疾病,是艾滋病……

乔停顿片刻,以便大家理解他所说的话——

乔(继续):第四点,他们感到惊恐万状。在惊恐中,他们做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对艾滋病人做的事情……那就是,尽可能远离那些患艾滋病的人。

乔从安德鲁身边走开。

乔(继续):安德鲁·贝克特的雇主们采取的行动可能看上去是合情合理的。我也这么认为。别忘了,艾滋病是种致命的、无药可救的病……

陪审团成员的近景、特写。

乔(继续):但是,你们是从道德上,从伦理上,从人道上来判断查理·惠勒和他的同伴们的行为……而当他们以患有艾滋病为由解雇安德鲁·贝克特时,他们是在违反法律。

乔飞快地瞥了法官一眼,随即加重语气和情绪——

乔(继续):一旦律师违反法律,一旦这个社会丧失对法律的敬意,一旦有这么一天来临,我们珍爱的制度将被弃之如敝屣,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像奴隶一样生活。

(切换)

贝琳达·科奈向陪审团做陈述(内景/白天)。

贝琳达:事实是,安德鲁·贝卡特一直业绩平平。事实是,他在一项价值上亿的诉讼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事实是,他声称他是谎言和欺骗的受害者。事实是,安德鲁·贝卡特对他的雇主撒谎,并进一步努力隐瞒他的病情。事实是,他成功扮演了表里不一的角色。当他被解雇时,惠勒一方的合伙人并不知道他有艾滋病……

贝琳达走到原告席前,停下——

贝琳达(继续):事实是,艾滋病是一个悲剧……

安德鲁直视贝琳达。

贝琳达(继续):事实是,安德鲁·贝卡特

快死了。

乔看着安德鲁的反应。

贝琳达(继续):事实是,安德鲁·贝كت感到愤怒。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不计后果的行为,缩短了他的寿命……而他在气愤和暴怒中怒骂。他想要有人为此赔偿。

(切换)

证人席上:我们看到来自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董事,赖德先生(内景/白天)。

乔:安德鲁·贝كت在1990年代理了你们公司的诉讼,是这样吗?

赖德先生:是惠勒代理的。

安德鲁瞥了一眼陪审团:那名水兵正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什么。

乔:但是,是安德鲁·贝كت负责这件诉讼。

赖德:是这样。

乔:他的工作令你感到欢欣吗?

赖德:我们都很满意。

乔和安德鲁交换了一下眼神——赖德的回答令他们感到吃惊和失望。

乔:是满意还是欢欣?

赖德回答之前,看了看查理·惠勒。

赖德:满意。

乔引用法律条文——

乔:赖德先生,当我邀请你为此案作证时,你同意了,并为你的证言做了宣誓陈述。是这样吗?

赖德:是这样。

乔:根据你的证言,你说,安德鲁·贝كت的工作质量令你感到“兴奋、感动、震撼”。你还记得你说的这些话吗?

赖德:我似乎说过类似那样的话。但是那不是我此刻的感受。

乔以一种街痞的口吻问话——

乔:好吧,赖德先生。就当我是4岁的孩子,你说明一下:安德鲁·贝كت是否为你

们赢得了那场诉讼?

赖德:我们赢了。

乔:那令你兴奋,感动和震撼吗?

赖德:那令我满意。

乔盯着这家伙。

乔:从感到满意到感到震撼,需要很长一段路。用干酪牛肉三明治做餐后甜点可能令人满意,而换成鱼子酱、香槟酒、烤鸭和烧阿拉斯加鱼,就应该是令人震撼了。你同意吗?

赖德:我同意。

乔:5个月以前,你把安德鲁·贝كت描述成鱼子酱,而现在,你又把他称为干酪牛肉三明治。你的标准变换得如此悬殊,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

赖德:自那时之后我又深入地思考了一下。我刚才所说的是我此刻的看法。

(快速切换)

杰罗姆·格林对赖德递了个眼神(内景/白天)。

杰罗姆·格林:合伙人罗伯特·塞德曼是你们诉讼的监管律师吗?

赖德先生:是的。

杰罗姆·格林:监管律师在审判中指导诉讼律师吗?

赖德先生:他经常指导。

杰罗姆·格林: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你们整个诉讼过程中,安德鲁·贝كت只是听命而行。

赖德:这么说是公正的。

安德鲁扫视罗伯特·塞德曼,对方也迎着他的目光看过来。

(切换)

市政厅外的人群陷入吵闹声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在互相争吵(外景/白天):同性恋激进主义者,身穿绘有粉红色三角形图案的T恤衫,公然指责对同性恋的歧视;再生激进主义者,挥舞着写有“艾滋病是

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字样的布告牌；警察驱散了人群；各种新闻媒体把这些场面拍摄下来。

乔和麦圭尔陪在安德鲁的两侧，安德鲁非常虚弱，拄着拐杖。莎拉和吉尔紧跟在他们身后。迎面而来的是激进主义分子和众多的记者。

安德鲁的视点：一张布告牌写着：“我们死去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吉尔的视点：一张布告牌写着：“艾滋病治愈了同性恋！”

一组电视工作人员对准安德鲁开始采访摄像。

电视记者（安吉拉·麦迪娜）：你认为这是一起有关同性恋权利的事件吗？

安德鲁：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想得到被解雇应得的赔偿。

麦迪娜：可你是个同性恋，是不是？

电视屏幕上的安德鲁（内景/晚上）。

安德鲁：我不清楚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微笑）但是，是的，我是同性恋。

广角镜头：在一间运动酒吧，乔正在看6点钟新闻，和他一起的是法尔科、一名当地的警察，还有其他一些人（内景/晚上）。

电视屏幕上：一只麦克风推到乔的面前——

记者麦迪娜：你认为同性恋应得到特殊对待吗？

法尔科：该死的，不！

乔（电视画面）：安吉拉，我们是站在费城，一座有着兄弟之爱的城市，自由的诞生地，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创造了自由宣言。我记得这光辉的宣言并没有说：“所有诚实的人生而平等。”我发誓，它说的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查利（警察）：让我喘口气吧！

电视屏幕上：记者在做综述——

记者麦迪娜：这起案件给整个法律界泼了瓢冷水。查理·惠勒的一个重要客户，格蕾丝·福斯特基金会，为艾滋病提供帮助的慈善组织，已经把业务转给另一家公司代理，直到这起案件最终得到解决……

法尔科（咯咯笑）：嘿，乔。（对警察使了个眼色）你不会也有点……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乔没有笑——

乔：是的，法尔科。我是想加入。（朝法尔科走去）我正想找个伴儿，法尔科。我需要——一个男人，不是随便找一个。我需要一个大块头的。像你一样的大块头。怎么样，法尔科？想当水手吗？这次，让你先来。

法尔科：得了吧，乔。

乔（气愤地）：那些人让我感到恶心，法尔科！但是法律被践踏了，明白吗？法律。还记得法律吗？

查利，那个警察，放松了一些——

查利（警察）：至少我们在这方面看法一致，乔……他们也让我觉得恶心。

镜头对准乔，但能听见背景中电视记者的报道——

电视记者麦迪娜：“……如果各位观众得知自己的儿子有艾滋病，并且是同性恋，那么，会是什么感受？”

所有的眼睛都看向电视机：莎拉·贝克的近景——

莎拉：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饥荒、贫穷、无家可归……而人们却因为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想要生活在一起，想要做爱，而感到大惊小怪，这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傻？

酒吧里“嘘”声一片。（切换）

乔在法庭上向一名证人提问（内景/白天）——

乔：沃尔特·肯顿知道你脸上和胳膊上的斑痕是艾滋病造成的吗？

证人玛丽亚·特蕾斯, 西班牙人, 35 岁, 看上去很健康。

玛丽亚: 非常清楚。人们肯定会到处窃窃私语。但我认为, 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 所以告诉了我所有的合伙人。

乔: 你告诉沃尔特·肯顿你患有艾滋病之后, 他是如何对待你的?

镜头推近肯顿, 自信的神情。

玛丽亚: 每次他看到我时, 他都带着另外一副表情。我把他这种表情叫“噢, 上帝”, 这表情仿佛在说: “噢, 上帝, 那个有艾滋病的女人来了。”

安德鲁笑了。

乔: 特蕾斯女士, 你的雇主因为你有艾滋病而把你解雇了吗?

玛丽亚: 没有。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出于治疗上的考虑, 我们解决得很好。

乔: 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杰罗姆·格林站起来——

杰罗姆·格林: 特蕾斯小姐。你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

玛丽亚: 在一次输血的时候——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失血过多。

杰罗姆·格林: 换句话说, 你患上艾滋病是很无辜的。

玛丽亚: 哦, 我和其他任何患这种病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罪过, 也谈不上无辜。我只想活下去。 (快速切换)

乔, 走近另一名证人(内景/白天)——

乔: 除了注意到他脸上的斑痕外, 还有什么让你怀疑他得了艾滋病的症状吗?

律师专职助手安西娅·伯顿——

安西娅: 他变瘦了。有时看上去很疲倦。但是他工作很努力……而且, 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头。(看着惠勒) 我不相信他们所说的, 他们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贝琳达: 反对。

戈奈特法官: 只回答提问。

安西娅: 对不起。

乔: 伯顿小姐, 你是黑人。

安西娅: 这也是提问?

乔: 不。你是否感觉到查理·惠勒对你的歧视?

安西娅: 是的。

惠勒摇了摇头, 感到厌烦。肯顿被惹怒了。塞德曼看上去很吃惊。

乔: 用什么方式?

安西娅: 哦……有一次, 惠勒先生的秘书, 丽迪亚, 告诉我, 惠勒先生对我的耳环有看法。

乔: 你的耳环?

安西娅戴的是硕大的、来回摇晃的非洲风格的耳环。

安西娅: 很显然, 惠勒先生认为它们太……“异族化”,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 如果我戴的耳环更小些, 别这么炫耀, 还有要是……更“美国化”的话, 他就会喜欢的。

乔: 你怎么说?

安西娅: 我说我的耳环是美国的。这是非洲式的美国。

乔: 谢谢。没有问题了。

贝琳达·科奈走近安西娅——

贝琳达: 伯顿小姐, 你还在惠勒公司上班吗?

安西娅: 对。

贝琳达: 你最近有晋升吗?

安西娅: 对。我现在主管律师专职助理部。

贝琳达: 谢谢。 (切换)

费城外景, 秋天的下午(黄昏时分)

(切换)

乔顺着一家杂货店的走道走过来, 他正在找治疗小儿感冒的药, 怀里还抱着一盒纸尿裤(内景/白天)。

一个年轻人,身穿暗绿色的运动衣,夹着个足球,正在买牙膏,他对乔说——

年轻人: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是个大案子。

乔惊讶地抬起头。那年轻人冲着他微笑。

年轻人(继续):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我是法律系的学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乔被年轻人对法律的热情感染了。

乔:好学校。几年级?

年轻人:二年级。

乔:很好。

年轻人:愿意一起喝一杯吗?我刚打了一场比赛,可以喝点啤酒。(微笑)我可不是每天都在杂货店里约人的。

乔:哇,哇,哇,哇……你认为……?你认为我是……?(放低声音)……同性恋?

年轻人:你不是吗?

乔:你怎么了?你看我像是同性恋吗?

年轻人:你看我像是同性恋吗?别紧张。

乔:别紧张?我真想踢你的屁股!

年轻人:谢谢你的恭维。

乔真的很难过。人们都看着他们。

乔:你难道不知道吗,就是这类胡说八道才让人们恨你们这些同性恋。

年轻人:去你妈的!你想踢我的屁股?你想试试吗?(走开)屁眼。

乔:你才是屁眼。

年轻人走出门去。

乔站在那里,拿

着纸尿布,人们都盯着他。(切换)

丽莎在电脑前工作,在家里,乔在她的书桌旁走来走去,非常伤心。一岁的蕾伊莎坐在桌子上玩木头小勺(内景/白天)。

乔:可到底是什么呢?!那个同性恋怎么想……?!

丽莎:不知道,乔。

乔:是我从贝克特那里沾染了什么表情吗?!我不自觉地用了女人的方式?!我走路有什么异样吗?!声音有异样?!我沾染了某种同性恋才有的东西?

丽莎:你换剃须水了吗?

乔:真是有趣。在杂货店时我买的是一盒纸尿布!

(切换)

丽莎和乔在昏暗的卧室里,躺在床上,几乎完全被阴影遮住(内景/晚上)。

他们小心地轻声交谈着,以免吵醒婴儿——

丽莎:乔?

乔(睡着了):嗯……?

丽莎:两个男人做爱……?再告诉我一遍,为什么会令人讨厌?

乔(疲倦的眼神):丽莎,好了。一个同性恋把自己的……伸到另一个同性恋的嘴



里。让人厌恶。

他们静默了片刻——

丽莎：好吧，那……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同性恋者这样做才是令人讨厌的？”

乔（稍顿）：说得好，谢谢你。（切换）

外景。市政厅，秋天，白天……

乔：但是，最终，起诉书还是找到了，对不对？（继续切换）

广角拍摄法庭：詹姆·柯林斯站在证人席上（白天）。

詹姆：对，我们找到了一个副本。它被归错了档……

字幕：“原告的诉讼，第十天”

詹姆（继续）：我们准时把它送到了法庭。

拍摄陪审团：几个陪审团成员像那个水兵一样在做笔记，水兵一如既往地，仍在做记录……

今天乔看起来有些不安，仿佛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用愤怒的眼神看着安德鲁。

乔：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突然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紧要关头又重新出现？

詹姆不安地回答——

詹姆：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没有。

乔（紧追不放）：你和这件被预谋偶然失去的文件有关系吗？

贝琳达：反对！

乔：我改述这个问题。（对詹姆）你和这件……被放错了地方的文件有关系吗？

詹姆：绝对没有。

乔站起身，盯着詹姆。盯着他许久，以至于詹姆不自在地扭动起来。

乔：你是同性恋吗？

詹姆：你说什么？！

乔步步紧逼，走向詹姆——

乔：别紧张，柯林斯先生。你是同性恋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同性恋？

整个法庭出现骚乱：激进主义者对乔嘘声一片，惠勒等人做出愤怒的表情，陪审团的人则为此感到困惑。

安德鲁静静地看着这场骚动，而法官敲响了法槌——

戈奈特法官：保持镇静，保持镇静！

安德鲁关注着乔的言行。

贝琳达：反对！这从何谈起？！辩护律师突然攻击起自己的证人。柯林斯先生的性取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戈奈特法官：我说了，保持镇静！（法庭安静下来）米勒先生。你能否确切地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现在你让我摸不着头脑。

乔面对安德鲁，安德鲁也焦急地想弄明白乔的意图。

乔：大人，法庭内的每一个人都要考虑性偏爱，性取向，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他们都在看着我，并且在想这个问题……（看安德鲁）他们都在看着贝克特先生，并且在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看着惠勒先生，并且在想这个问题。他们甚至可能正在看着你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让我们公开这个问题吧。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的实质：公众憎恨的……我们厌恶的、让我们恐惧的同性恋。

法官沉思不语，法庭上死一般的寂静。

安德鲁的特写。

安德鲁（自言自语）：非常好。

贝琳达·科奈的特写。

查理·惠勒的特写。

麦圭尔的特写。

沃尔特·肯顿的特写。

鲍伯·塞德蒙的特写。

陪审团成员水兵的特写。

证人席上詹姆·柯林斯的特写。

戈奈特法官: 在这个法庭上, 米勒先生, 关系到种族、信仰、肤色、宗教, 还有性取向时, 司法公正是不具备这类判断力的。

乔: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并不是在这样的法庭上, 不是吗?

戈奈特法官: 不。我们不是……不过, 出于对证人的尊重, 我支持被告的反对。

(切换)

法院的男卫生间, 五个小便池, 三个大便池(内景/白天)。

水兵陪审员, 邮政局的退休工人陪审员, 还有一个商人陪审员, 站在小便池前, 他们之间各隔着一个小便池。水兵陪审员边小便边吹口哨(经典的摇滚曲调, 像是《雷达之爱》)。商人发出“啊啊啊”的叹息。

摇滚乐手陪审员走进来, 走向商人和水兵之间的小便池。他拉开拉链, 令人不可思议地费了很长时间才得以顺利小便。这一切没有逃过水兵的注意。

摇滚乐手陪审员(以无辜的口吻, 对水兵): 我有几个同性恋朋友, 有什么大不了的?

水兵不言语。

摇滚乐手陪审员(继续): 谁没有几个同性恋的朋友。你没有吗?

水兵: 没有。我没有。

水兵向小便池靠得更近一些, 这样, 就没人能看到他的私处了。

摇滚乐手陪审员: 你可能有, 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同性恋罢了。

水兵摇摇头, 拉上拉链, 冲水, 转身离开。他又停下来, 对摇滚乐手陪审员——

水兵: 我知道。 (切换)

沃尔特 肯顿在证人席上(内景/白天)。

乔: 你出海时, 几个星期靠一次岸?

肯顿: 不一定, 两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

乔: 船上有女性吗?

肯顿瞥了一眼水兵陪审员。

肯顿: 我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没有。

乔: 那么, 在那些漫长的航行过程中, 数月的时间, 出海在外, 看不到女人, 一百多个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 在他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在他们本能欲望最强烈的巅峰, 他们天生的性本能……会发生些什么呢?

肯顿: 发生……类似……

乔: 类似……

贝琳达: 反对!

戈奈特法官: 米勒先生!

肯顿(继续): 我们中有一个像那样的同性恋。

贝琳达: 你没有支持我的“反对”, 法官先生。

肯顿看起来很想讲讲他的经历。乔双手交叠在胸前, 等待着。

戈奈特法官: 继续。

乔(对肯顿): 有一个“像那样”的同性恋?

肯顿: 是的。但是我们对非常照顾。

乔: 你们怎么照顾他的?

肯顿: 我们之中十个人上过厕所之后, 把他的头摁进了便池。

旁听席上, 还有一些陪审团的成员们, 爆出发笑声和掌声。激进主义分子则唏嘘不已。

法官敲响法槌。

乔: 你们教训了他一顿。

肯顿: 对, 我们教训了他。

乔: 就像解雇安德鲁一样, 也给他一个教训?

贝琳达: 反对!

乔: 我撤回我的话。(快速踱步) 你知道, 当你和玛丽亚·特蕾斯同事的时候, 她患

有艾滋病,是这样吗?

肯顿:她并没有试图掩藏。

乔:所以你知道身体上的斑痕和创伤之间的差别,是这样吗?

肯顿:我知道差别。那并不意味着我总能分辨出那种差别。

乔:但是当你发现特蕾斯患有艾滋病之后,你没有逃避和她的接触吗?她说你表现出憎恶她的行为并逃避她,是这样吗?

肯顿:我感觉,而且仍然只感觉到同情和怜悯,对玛丽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切换)

响起悠扬的古典音乐。在公寓的厨房里,麦圭尔正往静脉输液针管里吸药液(内景/白天)。

古典音乐声继续响着。

麦圭尔看墙上的图表,那上面标明了全天每个小时的用药指导说明。

麦圭尔(提高嗓音):安迪!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8点开始,那我们得输到12点。

麦圭尔弹了弹静脉输液管,让药液开始往下滴。

一只猫跳上台面,麦圭尔抓住了它。

(切换)

安德鲁坐在起居室的桌旁,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他伸出左臂。(内景/晚上)安德鲁的左臂上插了输液套管,麦圭尔正试图把静脉注射器和套管连在一起。音乐声渐弱。

麦圭尔:接不起来了。

安德鲁(专注于工作):还得再重来一次。

安德鲁去够一本法律书籍。

麦圭尔:先别动。糟糕!(再试)套管堵住了。我们必须得去医院才能换套管。

安德鲁:我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今天

就不输液了吧。

麦圭尔:今天不能不输液。

安德鲁:我说了,算了吧,麦圭尔。是我的治疗。

麦圭尔:去你的。

安德鲁:去你的。这烂玩意可能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麦圭尔:这烂玩意在救你的命,你他妈的!

麦圭尔向桌旁逼近。

安德鲁:你怎么了?

麦圭尔:合上你的法律书。

安德鲁:我不合上……

麦圭尔:合上他妈的法律书!

安德鲁猛地合上了书。

安德鲁:好了,合上了!(停顿)耶稣!

麦圭尔:我只要你在我给你扎针的时候看着我。别想他妈的案子了,一天一小时,把你的时间留给我一点。

安德鲁(非常平静):你知道没有多少时间了,是吗?

麦圭尔:我不是这个意思。

安德鲁:你害怕了。你知道我们快结束了。

麦圭尔:不。

安德鲁:也许我该开始制订个计划,你是这么想的吗?开始计划我的遗嘱?“开始为那必然的结局做准备。”

麦圭尔(低声地):也许你应该想想了。

安德鲁:你什么意思?

麦圭尔(非常困难地):也许你该想想了。

过了片刻——

安德鲁:我不会死的。

麦圭尔:对。我们在积极地治疗。你没有得致命的病,你的病很好治。

安德鲁:你想要我放弃?想让这病把我

们变成牺牲品?

麦圭尔: 那,我们是什么,安迪?!我们是胜利者?“女士们,先生们,艾滋病的桂冠颁发给安德鲁·贝克特和他的爱人麦圭尔……”对不起,我不是你的爱人。我是你的治疗伙伴。去他妈的!

安德鲁:我还不想死。

麦圭尔:那你觉得我想死了?!我恨死亡。我不是殉葬品!我恨和它有关的一切!

麦圭尔顺着墙蹲下,坐在一堆杂物上。

安德鲁走过去。他们拥抱在一起。麦圭尔紧紧拥抱着他——

麦圭尔(继续):不要离开我。我那么爱你。不要死,不要离开我,求求你……

麦圭尔摇晃着安德鲁的胳膊。安德鲁亲吻他的额头,紧紧拥抱着他——

安德鲁:我非常害怕。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可怕的恐惧……

过了片刻。安德鲁抚摩着麦圭尔的头,让他平静下来——

安德鲁(继续):你知道,只有一件可以做的事。(停顿)我们必须开一个晚会。

(切换)

乔和丽莎站在安德鲁的公寓外面——身穿化装舞会的礼服。屋里在播放舞曲(内景/晚上)。

丽莎装扮成一个大三明治,乔的装束看上去是撕扯出来的:他穿了套装,不过衣服上钉着许多从法律文献上撕来的书页。

乔:我告诉你吗?我讨厌化装舞会。

丽莎:我的莴苣枯萎了。

门打开了——白蛇乐队的主唱打开了门: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身穿皮装,挎着吉他。

安德鲁(装扮成摇滚乐手):晚安!

乔:我们是贝克特的朋友。

安德鲁:是我。

丽莎:我是丽莎·米勒。

安德鲁:终于见到你了,真高兴。进来吧。

(继续切换)

乔和丽莎跟随安德鲁进入公寓。(他有些瘸,靠拐棍走路,但精神很好。)房间里有两个麦当娜,一个M.C.汉默,三个修女,一个罐头汤(内景/晚上)。

安德鲁(对丽莎):我得把你介绍给罐头汤。你将作为正餐进入化装舞会的竞赛。

麦圭尔走过来,他化装成一个死神,或者是炭疽热患者。他摆了一个造型,歪着脑袋,模仿即兴弹奏吉他的样子。安德鲁也和他一起弹起吉他。接着——

安德鲁:这是丽莎·米勒,这是麦圭尔·阿尔瓦雷斯。

麦圭尔的姐姐玛丽亚和几个朋友刚好从他们身边经过。大家表示欢迎。

麦圭尔:我姐姐,玛丽亚。(对丽莎)熏牛肉配黑麦酒?

丽莎:腌牛肉。

麦圭尔:想跳舞吗?

丽莎:当然!

麦圭尔带着丽莎走开。乔很不情愿放她走。

乔:贝克特,你看起来……好多了。很精神,更有活力了……

安德鲁:今天我输血了。感觉很不错。

安德鲁仔细打量着乔,试图分辨出他的装束。

乔:我穿的是法律套装。

安德鲁:不错。

乔:是吗?

安德鲁:我给你拿点儿喝的。

安德鲁带乔穿过人群,和拉切尔打招呼,拉切尔的皮肤染成了蓝色(装扮成精灵蓝妹妹)。人群中有:她的女儿艾美(装扮成卡通人物巴特·辛普森),安西娅,吉尔曼医

生办公室里的同事泰隆(装扮成一个牛仔),还有泰隆的爱人(装扮成一匹马)……吉尔曼医生的几个病人也在这里,包括那个年轻的亚洲青年,他现在坐在轮椅上;还有一两个安德鲁的亲属,以及艾伦、布鲁诺和钱德拉,几个艺术家朋友和邻居。

安德鲁(继续):你想喝点儿什么?

乔:啤酒。(拍了拍他的公文包)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下你的诉讼。

安德鲁:抱歉,我正在举办舞会,你还好吗?

乔:当然。我很好。

安德鲁:不,我们必须研究一遍。舞会之后,好吗?

乔:谢谢。

一个打扮成拉托娅·杰克逊^①的男人(带着假腿),从乔面前挤过去,去拿啤酒。

拉托娅:打扰了,亲爱的。

安德鲁对乔笑了笑。

乔:你认为我会感觉不舒服……

安德鲁:是的。

乔:你说对了。

乔的啤酒洒到了衬衫上。

在震撼人心的乐声中切换一系列的舞会场景!

——安德鲁与麦圭尔和着摇滚乐的强烈节奏摇摆着,他们还弹奏着吉他。安德鲁不得不坐在地上,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弹奏”,麦圭尔则在他周围跳来跳去。

——乔和一个装扮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男人交谈着。

玛丽·安托瓦内特:我是个会计师。你做什么工作?

乔:我是律师。(指着丽莎)那是我妻子。

——安德鲁的妈妈莎拉,装扮成卡通人物玛吉·辛普森,递给乔一盘吃的(乔和一个

警察在一起)——

莎拉:喝点儿美味的鸡尾酒。

乔:谢谢,莎拉。(对警察)好装扮。

警察:不是装扮,我刚下班。你真可爱。

乔(指向丽莎):那是我妻子。想看一下我小孩的照片吗?

警察(掏钱包):当然。想看我小孩的照片吗?

——所有人都在“传声头像”乐队的《天堂》的曲调中悠缓地移动舞步(画面罩上一层红色):乔和丽莎,安德鲁和麦圭尔,拉切尔和她怀里熟睡的艾美,警察和泰隆,莎拉·贝克特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拉托娅和她的蛇。

乐曲《天堂》继续响着……

街道上,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停下,丽莎与乔告别(晚上)。

乔:我们最多一个小时后见。

丽莎:晚安,宝贝。

丽莎坐进出租车,一起乘车走的还有修女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拉托娅。

修女、玛丽·安托瓦内特、拉托娅:晚安,乔!

乐曲《天堂》继续响着……

安德鲁的住所安静下来,舞会结束了(内景/晚上)。

乔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做了记录的法律笔记本。

安德鲁:祝贺你,米勒。

安德鲁把桌上的东西挪开,腾出一块工作的空间来。他的胳膊上插着针管,针管连着输液袋,输液袋挂在一个可以让安德鲁随意移动的支架上。安德鲁已经卸下了舞会的装扮。

① 拉托娅·杰克逊(La Toya Jackson),摇滚女乐手,迈克尔·杰克逊的姐姐。——编者

安德鲁(继续):你从第一次同性恋聚会中完整地幸存下来了。

乔:我先说几句,好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与我们其他人一样,与我们成长的环境一样,根本没有人去讨论什么……同性恋。作为一个小孩子,你很快就被教化——同性恋是怪异的,同性恋是滑稽的,他们对小孩子是危险的,他们害怕战斗,还有他们都想抓住你的那个部位。久而久之,大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看法,除非你想知道真相。

安德鲁: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话。

乔:我们再回顾一下你要做的陈述。星期一的陈述很关键。

乔列出法庭审判时的提示清单——

乔(继续):你和惠勒对话时,叫他查理,以表示你曾经被他们视为自己圈子里的人,你被当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安德鲁(心烦意乱地):呃呃……

乔(继续):贝克特?

安德鲁:查理。好的,米勒。

乔:你怎么了?

安德鲁:你……祈祷吗?

乔犹豫着:自己和安德鲁是在进行私人谈话吗?

乔:祈祷。当然。

乔重新回到他的提示——

乔(继续):接着我们要充分说明你从法学院毕业后是怎么被他们培养发展成惠勒的亲信的。

安德鲁:你祈祷什么?

乔:祈祷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祈祷丽莎顺利生产。祈祷……

安德鲁(没有自怜):有可能我坚持不到审判结束了。

乔: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安德鲁:那怎么办?

乔:我们会继续下去,代表你。

安德鲁:我在遗嘱里有给几个慈善团体的捐赠。麦圭尔需要一个律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业务范畴……

乔:我认识一个检验遗嘱的好律师。

安德鲁:谢谢。(停顿)你喜欢歌剧吗?

安德鲁朝立体声音响走去,拖着静脉注射针管。

乔:歌剧?

安德鲁:想听听我最喜欢的咏叹调吗?

突然间,玛利亚·卡拉斯的咏叹调飘散在整个房间里——巨大的音量令乔大吃一惊。

安德鲁(在乐声中):《安德烈亚·切尼埃》,吉奥尔达诺的作品。这是玛德莱娜,她在告诉我们,法国革命期间,一伙暴徒是如何放火烧了她的家。她的妈妈死了,她活了下来。“我看到……生养我的摇篮正在燃烧!”你在她的歌声中听到心痛了吗?接着是弦乐。一切都改变了。音乐饱含着希望。玛德莱娜说……

安德鲁在乐声中舞动着,身上插着导管。他看上去很自由,毫无拘束。

安德鲁(继续):“在那悲痛的时刻,爱来到我的身旁!一个和谐的声音告诉我……我还活着,我有生命!”“我是从天堂降临世间的神,要把世间变成天堂!”

镜头对准乔:他显出种种不适应的表情。

安德鲁(继续):“我是赦免!我是荣耀!我是爱,爱,爱!”

音乐终止。

乔坐在那里,有些烦躁。他拿起公文包,收拾笔记本——

乔:我想我该……我告诉过丽莎。

安德鲁调整了一下情绪,乔从椅子上站起来。

安德鲁:对。

安德鲁跟随乔到门口。

安德鲁(继续,公事公办地):我会再仔细整理一遍陈述词的。

乔:你已经准备好了,不要担心。

两个男人就那么站着,有片刻的尴尬——也许其中一人应该主动伸出手来?

乔做了个类似“敬礼”的动作,接着离开了。(继续切换)

乔沿着这座摩登公寓大厦的走廊走去(内景/晚上)……

乔:耶稣。

突然间,乔再次听到歌剧音乐响起来。

他停下来,听着。

安德鲁在房间里穿行,陶醉在这优美动情的音乐中(内景/晚上)。

静脉注射导管被沙发绊住了,拽住了输液管。

安德鲁从胳膊上拔掉输液管。继续走着,更加自由。

乔站在安德鲁的门外,歌剧声在继续(内景/晚上)。

乔抬手想敲门。但他改变了主意——

乔:讨厌的同性恋……

乔沿着走廊离去,摁电梯钮。

安德鲁在公寓里任由音乐的摆布,在黑暗中穿行(内景/晚上)。

乔走进电梯(内景/晚上),电梯门关上。

安德鲁在音乐中(内景/晚上)自由抒情。

音乐声渐弱。(切换)

乔的小宝宝躺在婴儿床上(内景/晚上)

乔俯视着小宝宝,给她掖毯子。

(切换)

丽莎的面部镜头,在昏暗的卧室里熟睡(内景/晚上)。

乔脱掉夹克衫,轻轻躺到床上,很小心,以免惊动了丽莎。

他背朝镜头,把脸埋进双手……

他哭了。(淡出)

淡入:全景拍摄费城外景。(切换)

从高处广角拍摄法庭,法庭非常安静(内景/白天)。

安德鲁非常缓慢地拄着拐杖穿过法庭,走向证人席。

——戈奈特法官双手抱在胸前,等待着。

——乔在看笔记。

——麦圭尔和莎拉·贝克特焦虑地望着安德鲁。

——惠勒和他的伙伴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摄像机拍摄《圣经》,一双戴手套的手捧着《圣经》,穿过法庭。

在这个画面上……

字幕:“原告的讼案。第十四天”

执行官把《圣经》放到安德鲁的面前(安德鲁的耳边有一个紫色的斑点)。

执行官:把左手放在《圣经》上,举右手。

安德鲁把手放在《圣经》上。

执行官:你发誓所说的是事实……

对话交叠,画面融入:

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安德鲁回答问题(内景/白天)。

安德鲁:怀恩特·惠勒事务所极力拉拢我。他们是费城最有声望的事务所,机会很多。而我被股东们的热情打动了。

乔:包括查理·惠勒?

安德鲁不停地用手帕擦前额上的汗。他的嗓音嘶哑,刺耳——

安德鲁:特别是查理。

拍摄惠勒。

乔:他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安德鲁:他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乔: 那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安德鲁: 他是法律知识的百科全书。一个言辞锐利的律师,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能够激发他人潜能的天才。他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能力, 他可以把最复杂的法律概念向所有人解释透彻, 向同事, 向法庭, 向路人。(微笑) 他是那种连打三场网球都不疲倦的人。但是, 在他文雅的外表下, 却有一种勇于冒险的精神。

贝琳达·科奈记录这些话。

乔: 很显然, 那时你还没有病。

安德鲁: 那时我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但是直到几年后才检查出来。

乔: 那么, 现在你的样子和那时是不同的?

重新拍摄安德鲁——在证人席上, 但是看起来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健康的, 没有艾滋病的安德鲁)。

安德鲁: 对。比现在重 30 磅, 体格健美。

乔: 一个完全正常的美国小伙子?

安德鲁: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乔: 除了……你是个同性恋?

安德鲁: 我现在仍然是。

旁听席上发出哧哧的讥笑声。

乔: 在惠勒那里工作期间, 你是否告诉过查理·惠勒你是同性恋?

安德鲁: 没有。我没有告诉过他。

乔: 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安德鲁: 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私生活带到法律事务所里去。但你确实应该有私生活。总之, 我曾想过最终是要告诉查理的。不过,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网球俱乐部……

惠勒、安德鲁、塞德曼, 还有其他人在网球俱乐部的衣帽间里, 身穿浴衣, 走进桑拿间(内景/白天)。

惠勒: 朗斯特里特对于哈里斯堡的生意很感兴趣。

安德鲁: 我今天下午看到他了。

桑拿间内: 摄影机摇拍这几个男人。同时听到——

安德鲁(画外): 有人开起了玩笑。

男人甲: 既有经前综合症, 又有超感知觉的女人叫什么?

男人乙: 叫什么?

男人甲: 无所不知的婊子。

笑声。安德鲁闭着双眼, 靠在桑拿间的墙上, 身边是惠勒, 很放松的样子。

查理·惠勒: 男同性恋是怎么假装高潮的?

安德鲁睁开眼睛。

查理·惠勒(继续): 他朝你背上吐吐沫。

塞德曼: 查理, 真让人恶心!

所有人都笑了, 惠勒笑得最厉害。

乔(画外): 当时你什么感觉?

镜头回到法庭。安德鲁在证人席上(一副病容, 瘦弱的患有艾滋病的安德鲁)——

安德鲁: 一种庆幸的感觉: 幸亏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同性恋。我感到非常庆幸。

拍摄惠勒: 他摇头表示否定。

乔: 你是个好律师吗?

安德鲁: 我是个优秀的律师。

乔: 你怎么成为优秀律师的?

安德鲁: 我热爱法律。我懂法律。在工作中, 我比别人优秀。这是我唯一想做事情。

乔: 你热爱它的什么?

安德鲁: 哦……很多。但是我想我最热爱的是, 偶尔, 不是经常, 但是偶尔会……你会成为正义的一部分。当你碰上这样的机会, 那真是相当震撼的。(切换)

贝琳达·科奈站在安德鲁面前(内景/白天)——

贝琳达:你前面说你渴望成为那种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是这样说的吗?

安德鲁:大约是。

贝琳达:你冒险吗?

安德鲁:在工作中吗?对。适当的冒险。不得不这么做。

贝琳达:一般而言,你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是否冒险?

安德鲁:不做不必要的冒险。

贝琳达:你去过桑塞姆街上的阿波罗电影院吗?乔不安地缩了缩身子。

安德鲁(直视贝琳达):去过几次——

闪光灯照在“阿波罗”剧院的入口处(外景/晚上)。

贝琳达(画外):那里播放的是哪一类电影?

安德鲁(画外):同性恋电影。

镜头回到法庭(内景/白天)。

贝琳达:同性恋色情电影?

安德鲁:是的。

贝琳达:男人们在那家剧院里是否发生性行为?

安德鲁:是的——

特写镜头拍摄一排排同性恋色情杂志(内景/晚上)。

贝琳达(画外):你呢,贝克特先生?

特写镜头拍摄陪审团成员的面部表情(内景/白天)。

贝琳达(画外,继续):……你在那家剧院里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吗?

特写镜头拍摄玻璃柜台里的东西:性器具,润滑剂,避孕套(内景/晚上)……

安德鲁(画外):是的。

镜头回到法庭,拍摄安德鲁。

安德鲁(继续):有过一次——

一些男人在单独放映间外寻找机会(他们的年龄、类型各不相同——大多数长相比一般人漂亮;内景/白天)。

安德鲁(患病前)对站在单独房间里的一个面容和善的雅皮士微笑(内景/白天)。

雅皮士:我叫罗伯特。

安德鲁:我叫安德鲁。

安德鲁走进放映间。

安德鲁(继续):我们做点什么?



罗伯特笑了,关上了单独放映间的门。

罗伯特:我想我们会想出来的。

镜头回到法庭(内景/白天)。

乔的表情如坐针毡:忍受这种盘诘确实不容易。

贝琳达:什么时候?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哪一年?

安德鲁:我想大约是1984—1985年。

贝琳达:1984—1985年时,你是否知道有种致命的病,叫艾滋病,而且你可能通过性行为患上这种病?

安德鲁: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怎么患上艾滋病的。

贝琳达:但是你在1984—1985年时在色情影院有过匿名的性行为?

安德鲁:只有一次。那时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谈论艾滋病,还有性安全。

贝琳达:1984—1985年时,你听说过艾滋病吗?

安德鲁:我听到一些。同性恋瘟疫,同性恋癌症,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病的传播途径,也不知道它是致命的病。

安德鲁的特写——有气无力的样子。

贝琳达(画外,听起来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你需要休息一下吗?

安德鲁:不需要。

贝琳达:你被惠勒事务所雇用后,你尽自己所能来掩盖你是一个同性恋的事实,对吗?

安德鲁:不是那样的。我从来没有对此撒谎。

贝琳达:你桌子上摆放过你爱人的照片吗?

安德鲁:没有。

贝琳达:公司里其他律师是否在桌子上摆放过他们的配偶或未婚夫、未婚妻的照片?

安德鲁想起:在鲍伯·塞德曼的办公室里,看到挂在墙上的鲍伯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内景/白天)。

安德鲁:有的有,我没有。

贝琳达:作为一个同性恋,就是一个经常被迫隐瞒性行为的人,是这样吗?

安德鲁:有时是。

贝琳达:你花费你的生命去伪装,你的努力使得你隐藏和欺骗的艺术已经成为你的第二天性,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乔:反对!

贝琳达:我收回我的话。贝克特先生?1984—1985年,你在色情影院进行匿名性行为时,你和麦圭尔·阿尔瓦雷斯生活在一起吗?

拍摄麦圭尔,他和莎拉坐在一起。

安德鲁:在一起。

贝琳达:你可能会传染他,对不对?

安德鲁:麦圭尔没有被传染。我说过,那时候我们不了解艾滋病,也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贝琳达:真的吗?

安德鲁:真的。

安德鲁擦掉前额的汗。

贝琳达:你的证词说,你的同事能够看到你面部的斑痕,对吗?

安德鲁:对。

贝琳达:而且你认为,你的合伙人弄清你面部的斑痕后,他们得出结论,你患有艾滋病,并解雇了你。

安德鲁:确实是这样。

贝琳达:现在有脸上有斑痕吗?

安德鲁:有一个。这儿,在我耳边。

一名助手递给科奈一个刮脸用的镜子。科奈把镜子举在安德鲁面前。

贝琳达:记住你是发过誓的,要诚实回答,在隔着三步远的地方,你能在镜子里看

到你脸上的斑痕吗？要诚实回答。

安德鲁看镜子：斑痕的部位不是非常明显。

安德鲁：我被解雇时，我脸上有四处斑痕，比这个大得多……

贝琳达：请回答问题。

安德鲁：看不见。我真的看不见。

贝琳达：谢谢。

安德鲁擦了擦眼睛。

戈奈特法官（画外，像是很遥远的声音）：看来今天该结束了……

乔（画外，像是很遥远的声音）：法官大人？我能再直接询问己方证人 10 分钟吗？

戈奈特法官（画外，像是很遥远的声音）：贝克特？

安德鲁发现法官在看着他。

戈奈特法官（继续）：你能坚持 10 分钟吗？

安德鲁：能，法官先生。

乔从原告席上猛然站起身来。

乔：我只要 5 分钟！（朝贝琳达走去，拿过镜子）可以吗？

乔走近安德鲁，拿着镜子。

乔（继续说）：你身上其他部位还有斑痕吗？有没有类似你被解雇时面部曾有的那种斑痕？

安德鲁：有。在我的躯干部位。

乔：如果法庭同意，我想请贝克特脱掉衬衫，以便陪审团能够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贝琳达：我方反对，法官先生。这将影响陪审团做出不公正的判断。

乔：法官先生，如果贝克特因病不得不坐轮椅，那么被告方是否得要求他把轮椅停在法庭外？我们在谈论艾滋病，我们在谈论斑痕。让我们看看，我们在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拍摄陪审团成员——露出理解的表情。

戈奈特法官（停顿片刻）：我同意。你介意脱掉你的衬衫吗，贝克特先生？

拍摄麦圭尔——神情紧张。

安德鲁：好吧。

法庭陷于沉寂。

安德鲁脱掉夹克外套。他很虚弱，很小的动作也要费很多力气。

拍摄鲍伯·塞德曼——注视着。

安德鲁解掉领带。

拍摄水兵陪审员——注视着。

安德鲁解开领口的纽扣，脱下衬衫。

拍摄莎拉·贝克特——注视着。

安德鲁站起来，把衬衣下摆从裤腰处拉起来。

拍摄查理·惠勒——注视着。

安德鲁脱掉了衬衫——紫色的斑痕散布在他的胸部、腹部和胳膊上。

那个做学校教员的陪审员倒吸了一口气。

莎拉·贝克特默默地流泪。

女同性恋陪审员闭上了眼睛。

乔：你能在镜子里看到你胸部的斑痕吗？

安德鲁：能。

乔：谢谢。

摄影机镜头移向查理·惠勒……

（切换）

查理·惠勒沿着走廊大步走去，肯顿、基尔科因和贝琳达跟在他身边，商讨对策。

鲍伯·塞德曼走向惠勒身边，与他并肩前行。

塞德曼：我发觉了一些有趣的事，查理。

惠勒（对贝琳达）：……在切题的基础上，转移他们的话题。（转向塞德曼）什么事，鲍伯？

塞德曼：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都不能

从电脑里丢失文档。

塞德曼的话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塞德曼(继续):系统自动生成备份文件。

贝琳达双手紧握,插嘴道——

贝琳达:我认为,我不该听这个。

她走开了,她听到——

塞德曼:你能删除备份……(直逼惠勒)但是你为什么删?

肯顿(恶狠狠地):什么意思,鲍伯?

惠勒(平静地):很有意思,鲍伯。我们好好想想。安迪并没有弄丢那份起诉书。他根本就没有存进电脑。他撒谎了。

塞德曼(疲倦地):查理……

惠勒:如果你感觉与我们不一致,鲍伯,站在证人席上你就这么说。别忘了,不存在什么阴谋。

惠勒和他的同伙离开,留下塞德曼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天花板下的走廊里。

在与惠勒和他那一伙重新碰头之前,贝琳达犹豫着,她好奇地朝鲍伯·塞德曼看了一眼。(切换)

镜头从惠勒身上拉回来——在被告席上……

贝琳达:你为什么招募安德鲁·贝克拉到你的公司?

安德鲁竭尽全力让自己集中精神。倾听——

查理·惠勒真诚的讲述——

惠勒:如果你是联赛俱乐部的老板,你会招募有热情的新手。而安迪正是这样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因此,我们争取他,雇用他,支持他,一年一年……期待诺言实现。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

贝琳达:你不断给他新的机会?

惠勒:那是当然。当你也用我们栽培安

迪的方式栽培某个人时,你培养他,慷慨赠予各种特殊的待遇……你是需高额投资的。我们一直期待他实现诺言。但是,最终,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其诺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是我生命中最伤心的时刻。我坐在这法庭上,为评判安迪最后的失败而做证。当我发现他也是那种想要从体制中获益却不想遵从体制规则的人,当我想到我认识的某个人,最终却不是所认为的那样,真是伤心透了。

贝琳达:谢谢,我问完了,法官先生。

戈奈特法官:米勒先生?

乔站起身。整了整他的夹克衫。惠勒等候着。

乔(非常轻柔的口吻):如果能够,请向我解释一下,惠勒先生,权当我是一个10岁的孩子。这宗案件与疾病无关,你是这么说的吧?与一个患艾滋病的人接触可能会受到感染,而如果这种威胁没有被发现,那么这宗案件也与你的接受能力无关,是这样吧?你说,这宗案件是关于安德鲁·贝克拉的品质的。我说的对吗?

惠勒:对,是品质。这品质影响到一个人做一项重要工作的能力。

安德鲁向远处看去——脸上汗水涔涔,呼吸困难。他在法庭上支撑着病体,惠勒的话像在空气中震荡……

惠勒(继续):安迪想工作才工作,按照我们的喜好告诉我们他的生活方式……

从安德鲁的视点拍摄——拉切尔,坐在旁听席上。拉切尔开始说话,她的声音与惠勒的声音交叠在一起(我们能够感觉到她在做证)——

拉切尔:我不介意为安迪打掩护,但是我想知道……他计划什么时候解决他的问题?

安德鲁的眼睛一眨一眨……发生了什

么？

他看到法庭上：乔在一步步走近惠勒。

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正常。

惠勒：有时社会就像是被这种人管理的。

乔：哪种人？

惠勒：那些想歪曲规则……

从安德鲁的视点拍摄——被告席上的肯尼思·基尔科因。

基尔科因：如果你想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

惠勒（继续）：……满足自己个人欲望的人，而我们其他人不得不适应。

安德鲁的视点——肯顿。

肯顿：你不得不做决定：这样一个人适合当合伙人吗？

乔：规则是谁制定的，惠勒先生？是你吗？

安德鲁的视点——鲍伯。

塞德曼：是的，我看见那些斑痕了。我怀疑他病了……

近景拍摄安德鲁——闭上双眼。

争论声变大，互相争执起来。

惠勒：每天，品质端正的普通人……

拉切尔：看样子，他不想面对他的现实状况……

安德鲁缓缓站起身，他周围的争论声更大了。

塞德曼：我没有告诉别人，我担心……

惠勒：……但是现在，我们是在维护我们自己……

塞德曼：……但是我们不应解雇他……

惠勒：……是该让这个社会回到原有轨道的时候了！

安德鲁睁开双眼——切换成他的视点：

法官，陪审团——所有人都安静地关注着事态发展。

安德鲁的视点，法庭地板。

安德鲁缓慢地倒在地板上。他躺在那里，向上看。

安德鲁的视点——乔走过来。

安德鲁：你能叫一辆救护车吗？

（切换）

医院急救室（内景/白天）

……医务人员紧张工作着，试图把管子插进安德鲁的身体。安德鲁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试图插的管子好像让一切变得更糟了。

麦圭尔站在一边，焦躁愤怒——

麦圭尔：这样更糟了。拔出来。拔出来！

吉尔曼医生冲进病房，身穿便装，显然是被紧急叫来的。她试图对当前的情势作出判断。管子拔了出来，安德鲁费力地喘息着。一个护士把氧气罩盖在安德鲁的脸上，安德鲁吸着氧气。他双眼大睁，充满了恐惧，满脸是汗。

（切换）

费城市政厅，工作日（外景/白天）

字幕：“两个星期后”

女同性恋陪审员（画外）：如果他“表现平平”，他们为什么还在解雇他之前三个星期给他这么重要的任务？

邮政局工人陪审员（画外）：他们在考验他。

（切换）

陪审团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屋子里的窗子又高又脏（内景/白天）。

字幕：“陪审团会议”

女服务生陪审员：他们想要弄清他是否能接受挑战。

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市政厅上空。

学校教员陪审员：他们想再最后给他一次机会。

邮政局工人陪审员：想作出判断。

商人陪审员：我仍然想知道那份丢失的文档的情况。

主妇陪审员:我们不是都想知道吗?

邮政局工人陪审员:问电路。

大学生陪审员:他们说他没有能力。可是,你们都听到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了。

摇滚乐手陪审员:我感觉他相当聪明。

商人陪审员:他们为什么要解雇他?为什么不能休病假,或者……

大学生陪审员:他们对艾滋病异常反感。

学校教员陪审员:他们痛恨同性恋。

商人陪审员:不赞成同性恋并没有违反法律。

女同性恋陪审员:解雇有艾滋病的人是违法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商人陪审员:你是陪审团主席。你还没有发言。你怎么想的?

拍摄水兵,他坐在长桌的顶端。

镜头缓慢地移向他——

水兵陪审员:他们说他不是一个好律师。他表现平平。事实上他们把最重要的案子交给了他,这个案子来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客户……他们说这样做说明不了什么,因为那只是一次考验。他们把这叫做什么?一个“胡萝卜”?就为了弄清他是否经得起考验……那么……假如我得派一个飞行员到敌方的阵地去,他将驾驶一架价值三亿五千万的飞机前去……我会派谁去呢?派一个不够级别的新手,因为我想弄清他是否经得起挑战?还是把这样的任务派给最好的飞行员,最有经验,最精明,最出色……最优秀的飞行员?

水兵的特写——

水兵陪审员(继续):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就当我是个6岁的孩子?

继续拍摄水兵,同时淡入法官的声音——

戈奈特法官(画外):陪审团的各位成

员,你们是否做出了结论? (切换)

法庭——全体起立(内景/白天)。

乔相当冷静。身边是安德鲁的空位子。

旁听席上,安德鲁的亲友们,吉尔、马特、兰迪,还有他的父母亲,巴德和莎拉……拉切尔、安西娅和麦圭尔的姐姐玛丽亚。

水兵站起身——

水兵:我们,法官先生……

查理·惠勒看着水兵的眼睛。

士兵(继续):我们已经为原告安德鲁·贝克特作出判决。

乔微笑着,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但仍然保持平静。

查理·惠勒对贝琳达·科奈耳语着什么。

戈奈特法官:你们作出赔偿判决了吗?

水兵:对,我们作出了判决,法官先生。(提交一份清单)偿还薪金和利益损失……十四万三千美元。

乔摇头,失望地记下这个数字。

惠勒和他的全体同人微笑——这是他们的胜利。

水兵陪审员(继续):精神上的痛苦和羞耻……我们不做任何赔偿判决。

乔失望之极。

水兵陪审员(继续):还有,惩罚性赔偿金,我们判决……四百八十八点二万美元。

乔扔掉了钢笔。

法庭爆发一阵骚动。

安德鲁的支持者,乔的同事跑向前来,拍着乔的后背以示祝贺。安德鲁的家人相互拥抱……

镜头从喜悦的人们身上升起,伴随着人群喧嚣声的减弱,镜头升至天花板。

歌剧音乐声淡入,把我们带到——

电梯门打开……乔走进医院的电梯(内景/白天),他提着著名商业区第四大道的两个购物袋。

乔走出电梯,寻找病房。

吉尔曼医生站在病房外,低声与巴德和莎拉·贝克斯特交谈。乔经过他们身边,走进安德鲁的房间,他听到——

吉尔曼医生:……如果这次他能出院,你们别指望他能和以前一样……

乔走进——

安德鲁的病房(内景/晚上)……

一面手写的旗子悬挂在安德鲁的床上:“胜利”。

一个便携式CD机在播放歌剧音乐。安德鲁躺在病床上,脸上带着密封的氧气罩。

吉尔坐在安德鲁的床沿上,握着他的手,微笑着,低声与他交谈。

安德鲁另一只手轻轻地抓着吉尔的前臂(安德鲁的身上插着无数的管子,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输进他的体内)。

安德鲁的兄弟马特和兰迪在喝啤酒。镜头快速摇拍:吉姆、麦圭尔、麦圭尔的姐姐玛丽亚、布鲁诺和钱德拉,都在。马特在模仿水兵陪审员和法官在法庭上那一幕。马特的观众都很感兴趣。

乔进入病房,吉尔站起来接过购物袋。乔与其他人互相打招呼。

大家尽量小声说话,但是房间里仍然感觉得到欢乐和活力。

拍摄安德鲁:他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他的朋友和亲人,虽然脸上的笑容已显出身体的虚弱,然而却流露出他的感激和安宁。

拍摄乔:他环视病房,目光停留在安德鲁的身上。

安德鲁对乔笑着,拍拍病床,表示想要



乔坐在那里去。

乔走过去,坐在床沿上。

安德鲁有些费力地摘掉氧气罩。他的声音嘶哑,无力——

安德鲁:一千名律师被铁链捆在海底,这叫什么?

乔:什么?

安德鲁:一个好的开始。

乔笑了。

安德鲁(继续):干得漂亮,乔。谢谢你。

乔:和你共事很不错,安德鲁。欢迎你。(看到氧气罩)嘿,你不该戴上它吗?

安德鲁想要戴上面罩,可他的手没有力气。乔帮他戴好。

乔(继续):我该回家了。我和丽莎有些朋友。

安德鲁(戴上氧气罩):当然。

乔站起身——

乔:再来看你,贝克斯特。

安德鲁无力地点头。但是他仍然微笑着,眼神闪烁。

安德鲁(透过面罩):谢谢你过来看我。

乔:应该的。再见!

乔走向门口,麦圭尔在那里。

乔(对麦圭尔):他看起来不错。我想他很快就能出院了。

麦圭尔:我们只想带他回家。谢谢你来看望,乔。

麦圭尔伸出手臂拥抱他。乔拍了拍麦圭尔的后背——

乔:晚安。

乔离去。

麦圭尔开始逐个对“客人”们——

麦圭尔:他累了,该休息了。

(继续切换)

乔走进医院电梯(内景/晚上),对几个医生和护士说——

乔:一千名律师被铁链捆在海底,这叫什么?

电梯门关上。(切换)

安德鲁的病房——

马特离开前握了握安德鲁的手——

马特:晚安,安迪。明天见,宝贝。

吉姆拍拍安德鲁的肩膀——

吉姆:上帝保佑你,安迪。

巴德·贝克特亲吻安德鲁的面颊——

巴德:晚安,儿子。好好休息,好吗?

莎拉·贝克特在安德鲁的前额上用力吻了一下——

莎拉:晚安,天使,我可爱的孩子……

兰迪·贝克特弯腰拥抱他的兄弟时,感情失去控制。他不禁啜泣起来——

兰迪:安迪。

安德鲁张开插着静脉输液管的虚弱的手臂,拥着他的兄弟兰迪,抚慰他——

安德鲁(透过面罩):我很好,哥哥。明天见。

吉尔拥抱安德鲁,她离开前吻了麦圭尔。玛丽亚在走廊上挥手道别,关上门。

麦圭尔坐在床边,脱鞋。

麦圭尔挨着安德鲁躺下,拿过遥控器,打开电视。

安德鲁摘掉氧气罩——

安德鲁:我准备好了……

麦圭尔:准备好什么了,宝贝?

安德鲁:一切。

麦圭尔:我希望你准备好做“大头针”,因为正需要呢。

安德鲁重新戴上氧气罩。

他们并排躺着,看电视。

淡出/淡入

外景:乔的家,夜晚……

房间内:电话铃响。(切换)

乔和丽莎昏暗的卧室(内景/晚上)

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接电话。

乔刚刚醒过来。

丽莎(对乔):是麦圭尔。

乔一下子坐得笔直。

乔:麦圭尔?(切换)

外景:安德鲁和麦圭尔的住处所在的大厦,白天。

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一对文雅、衣着讲究的老夫妇下车。(切换)

拉切尔打开公寓门,发现是麦圭尔的家人——他们从西班牙赶来,外表威严,大方。他们走进公寓,那里……正在准备丧礼;还有许多食物。人们在谈论着安德鲁。一些人在笑。还有一两个人相拥而泣。

有人安放了一张纪念桌。桌上摆满了安德鲁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他的纪念品,如歌剧录像带、棒球帽、他的宠物猫的照片,等等。

主题音乐响起,但是我们能从乐声中听到零星的对话(“你们是麦圭尔的父母?”“你记得安迪是什么时候……”“我和安迪一起上的大学……”等等)。

巴德·贝克特独自坐着,非常安静。

麦圭尔带他的父母来见巴德。巴德抬起头来,站起身,向麦圭尔的父亲伸出手。麦圭尔的父亲悲伤地和他握手,靠近他,相

互拥抱着。

镜头在人群中寻觅……

镜头对准电视机，在房间那头，黑白色的图像在闪烁着，没人注意它……

镜头接近电视机，图像清晰起来，屏幕上黑白的家庭录像……

家庭录像中的特写，一个眼睛明亮的小男孩……

安德鲁……

学习骑自行车……

镜头一直对着电视机的屏幕，屋内舞会的声音和主题音乐淡出……人们仍然在谈论，在欢笑，在哭泣，但是我们再也听不见他

们了。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只听见家庭录像里的声音……

安德鲁追上一只小狗时的欢呼声……

安德鲁跳进小游泳池时的尖叫声……

安德鲁在荡秋千，越来越高……

他笑着。（淡出，黑幕）

银幕上出现结束语——

我们从未看到如此广阔的空间，

地球如此冰冷，

心和灵魂如此空虚，

我们无法用爱和温暖来充实……

（完）

（上接第 191 页）

- 2 封二 美国电影演员蒂姆·罗宾斯、美国电影导演索菲娅·科波拉
- 2 封三 法国电影演员卡特琳娜·德诺芙
- 2 封四 美国影片《托斯卡尼艳阳天》
- 3 封一 美国电影演员布拉德·皮特
- 3 封二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
- 3 封三 《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的囚徒》中的三个小演员
- 3 封四 美国影片《U 形转弯》
- 4 封一 美国电影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
- 4 封二 俄罗斯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 4 封三 德国电影演员黛安·克鲁格
- 4 封四 日本影片《座头市》
- 5 封一 英国电影演员凯拉·奈特丽
- 5 封二 美国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
- 5 封三 美国电影演员西恩·潘
- 5 封四 美国影片《美国风情画》
- 6 封一 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 6 封二 美国电影演员、导演汤姆·汉克斯
- 6 封三 美国电影演员克里斯汀·邓斯特
- 6 封四 美国影片《名利场》